

書文樓學

上海聖賢書局



廣藝書局發行



張恨水著

社會
小說

淪

落

艷

跡

奉天廣藝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淪落艷跡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數語解紛捷才欽閨秀 | 千金一擲薄倖怨狂郎 |
| 第二回 | 平地起風波陡來蕩子 | 芳名題花榜被困惡奴 |
| 第三回 | 偶撿小極故交皆絕跡 | 爲謀生計粉墨暫登場 |
| 第四回 | 薄殖資財慧心能巧運 | 稍豐毛羽得飽便飛颺 |
| 第五回 | 勝地重臨歡場少樂趣 | 他鄉遇舊淪落動歸思 |
| 第六回 | 再踏京塵重溫故里夢 | 偶呈色相壓倒九城花 |
| 第七回 | 美譽滿歌樓別開蹊徑 | 俠名傳閭里獨具慧根 |
| 第八回 | 婆心陳因果名醫指迷 | 勵志苦潛修我佛普渡 |

社會
小說

淪落艷跡

張恨水著

第一回 數語解紛捷才欽閨秀 千金一擲薄倖怨狂郎

北京北城，後門南鑼鼓巷中間，有一家小小黑漆小門，在外表看來，門上銅環銹蝕，漆皮剝落，牆上破磚露骨，屋頂短草叢生，極其破爛不堪，一走到裏面，陰森森地院宇深沉，畫樑丹桂，黯然無色，高堂邃宇，仍存大廈巨觀。這一家院落，前後四院，統算一百多間屋子，前一院租給一位李姓的，最後一院，是崇方兩姓居住，中院另租鄭姓，另由別門出入，後院崇方兩家，便由南鑼鼓巷後門出進，這最後一座院落，小小大大也有三十餘間屋宇雖舊規模官做崇方兩家表面雖說是異姓，實際和一家一樣，因為這一座屋宇，是方家產業，方家現在家裏，一位女太太之外，只有一位小姐，玉桂，玉桂是大太太所生的，平日和繼母方太太本不相投，方太太因自己並無兒女，玉桂又和她不對，便把娘家姪兒崇學俊，和姪媳婦文氏，接來，分出幾間屋子，一同居住，這個崇學俊，說起他的家世，還是勝朝近支宗室，黃帶子派下人物，他的高祖是貝勒到他曾祖，已降為公，在齊化門內，原有一座破府，便是他舊邸，自改民國以後，到崇學俊手裏，連這座破府，也守不住，為債家所逼賣給教會，償還

債務之外，還剩二萬多元，若是善於經營，未嘗不可成爲小康之家。無奈學俊自小便染成種種惡習，終日嫖賭鴉片之外，只會鬥鶴鶉，養蟋蟀，唱皮簧，拉胡琴，東飄西蕩，不務正業，不上一年工夫，把剩下三萬多元家產花得一乾二淨。和他媳婦寄居在圓恩寺，西廊小廡裏面。方太太正苦寂寞，見他內姪，流落到這種田地，便把他一雙夫婦，接到家裏來住一切衣食，全由方太太供給，所以外面，說是兩姓，內容祇是一家，這位方太太，他老爺在日，浮沉宦海，署過兩任知府，在四川任內，和他老弓方正明一同染疫死了。方太太攜玉著桂回來，就住在南鑼鼓巷舊宅，把前兩進，租給李鄭兩姓居住，一月收了五十多元房租，另外在恒豐當舖還可收六十多元息金，兩項合起來，一月有一百來元進款，又住自己屋子，人口只他母子二人，用一個老媽原可敷衍過去。自方氏把崇學俊夫婦接到家裏來住，開銷便日見浩大了，因學俊每日三餐白飯之外，還須供給一兩八錢的黑飯，黑飯之外，還須一兩塊零錢，在身邊零用，方太太因玉桂不能討她歡心，學俊口頭靈便，很能奉承他姑母歡喜，把所有私蓄，暗地全給學俊花去，如此一來，手頭上也漸形缺乏。學俊是一個大爺出身，有錢到手，便在外面，隨便花用，沒有錢便在她姑母面前，百般想法騙取，騙取不來，便去裝病裝瘋，鬧得一塌糊塗。玉俊見方太太，對自己要買一雙線襪，都不肯花對學俊有求必應，無論他如何吵鬧，一點也不生氣，心中自是不服，那天玉桂正在方太太屋內，手中拿一綑

絨線，織打圍巾，方太太躺在床上抽大烟，忽聽外面，一片喊聲，說道，「這裏就是了，我們找他家主兒說話去。」立時便見由門外闖進長長矮矮十幾個人來，有穿長袍的，有短打的，有穿着青布短襖，敞着胸前鈕子不扣，用一條皮帶束住的，擁擁擠擠，裏面還圍着一個穿青布袍粗人，額上破了一個窟窿，流着滿面是血，他們這些人一進來，左鄰右舍，瞧熱鬧的男男女女，也跟進不少，把一個院子，擠得滿滿的，吵吵嚷嚷喊成一片，只聽內中有人喊道，「你們那一位是當家老太太，請出來說話，打死人了，要償命的，現在要講公理，不能藉着勢力，欺人呀。」方太太見闖進來許多人，已嚇得不住哆嗦，又聽了什麼打死人，要償命的話，嚇得益發沒有主意，只喊了一聲張媽，出去問明，到底是爲了什麼事，張媽走出去，剛說一句，各位爲甚麼來的。……一句還未說完，院中早轟了一聲，吵吵嚷嚷齊喊道。「你是什麼人，不配問我，快請本家太太出來說話。」張媽給他們一虎，嚇得面無人色，跑了進去，對方太太道。「他們厲害得很，這頭有一個人，打得滿面流血，快要死了，請太太自己出去答話吧。」方太太聽了，只是發抖，玉桂偷向窗外一望，只見外面瞧熱鬧閑雜人等，愈來愈多，七嘴八舌，鬧成一片。方太太只怔怔盤着腳，坐在床上，一點主意沒有，一想這事十有八九是學俊闖禍，現在他躲得無影無蹤，由一般人進來吵鬧，這事若不好好應付，一定要鬧出大禍來。想「一想因對方太太道。「現在他們要請人出去說話，你就出去問

一問，到底爲了什麼事。」方太太道。「外面這許多人，我如何應付得下，好姑娘，你替我出去問一問。」玉桂知道方太太平日癡氣欺軟怕硬，外面這般聲勢洶洶，她抵死不敢出頭，自己若再不出去，萬一激起衆怒，更是不好收拾便道。「媽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問一問，」說着，先喊過張媽，叫她出去告訴大家，不要吵鬧，有什麼事可以慢慢說，反正不會不管我就出來了。張媽出去，對大衆說了一遍，果然院內安靜了許多。玉桂把頭髮畧整一整很從容走出，站在台階上，一看院內站着男男女女高高矮矮瞧熱鬧的，實在不少，和聲說道。「今天舍下不幸出了一點小事，勞動各位高鄰街坊光臨，大概對這事都有關係的嗎。若有關係的，請不要走開，一會警察來的時候，好一同商量商量，若是和這事沒有關係的，務請讓一步，免得過了一會，警察來了，連累到旁人身上一同去打官司去，那是很對不起各位。」玉桂這幾句話說出去，一時院內左隣右舍，瞧熱鬧的男女，怕無故牽連到自己身上去，都紛紛躲開。五桂見大家已走出一大半，回頭吩咐張媽道。「這裏大概不是來瞧熱鬧的你出去暫把街門關上，院內剩下的一部分瞧熟人的閑一，先聽要關門，怕關在裏面不好，又爭擁推着擠出門外，這樣一來，一時院內，只剩下有關係的四五個人了。」這四五個人，見玉桂一個小姑娘，走出來，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很有分兩到也不敢輕視，玉桂把閑人轟出門外之後，益發柔聲下氣向院內站着人說道。「各位叔叔伯伯，請到廳上坐着，有什麼事，咱們可以慢慢商量

。』這四五個人，來時原是聲勢洶洶，本藉着一般瞧熱鬧的閑人，來這裏威嚇一下，現在一般瞧熱鬧的人，給玉桂幾句話打發出去，形勢便覺着孤單，又見他家是一個小姑娘出來，說話又十分客氣，倒不便如何野蠻胡爲。當下你推我讓讓了好一會才內中推出一位年紀五十左右老頭子，走上台階來，對玉桂微微點一點頭道。『今天我們來這裏，就爲我這一位朋友，給你們府上大爺打壞了，』說着，向院內站着那身穿青布袍的指一指道，『您瞧，他頭上還冒着血呢，』玉桂一眼早已看見，故意說道，『他如何給我們大爺打了，到底爲的什麼事，現在我們大爺，上那裏去了，請大叔把其中情形詳細告訴我，大概總是我們大爺不好，應如何辦法，各位說出來，我們無不遵命。』那個老頭子給玉桂一問，倒有些不好意思，忸怩道，『凡事都有個緣故，這事也不能怪貴府大爺一人，不過大爺既然和他們在一塊玩，便都是朋友，輸了贏了，不能不算數。』玉桂聽了，知道又是學俊在外賭錢闖禍，問道，『我們大爺，玩的是什麼，』老頭子道，『是壓寶呀，』玉桂道，『是在那家壓寶，』老頭子指着階下一個人道，『就在這位秦二爺家裏。玉桂一看，這位秦二爺，身上穿一件青縐紗短襖子，胸前鈕子不扣，用一條帶子束住，手中拿了兩個鐵彈，忒兒郎當，忒兒郎當的不住價響，凶眉豎眼，滿面橫肉。那神氣，完全是個本地混混，問道，『壓寶如何得罪各位呢，』秦二爺見說，走前一步，把手中兩個鐵彈握住，對玉桂道，『說來府上大爺，太看不起我們了，今天

他在我家壓寶，開手很贏了一點錢，後來他死心眼，老養着青龍養了十幾寶，青龍沒出現，帶來的錢都輸光了。輸光了把身上繫着腰帶子解下來，放在賭桌上，說權當十元，再壓青龍，大家因今天賭的是現錢，怎容他如此搗亂，一定不肯，大爺一定要壓，我因為是頭家，怕大家鬧出意見，出來勸解道，請大爺看我兄弟面子，把你腰帶收起來，我這裏借給你三十元，作為賭本，大爺不肯，說我這一條腰帶子，是我老爺子賞下的難道只值三十元，你要借，須給我一百塊，我才能來得痛快一點，我因大爺一搗亂，場面便要吵散，先借他五十元，說玩完了再借，大爺才把腰帶子收起，重新又壓幾寶，五十元又送別人去，大爺伸着手，向我再借，我又給他三十元，大爺把三十元全都壓在青龍上，就這一寶，他的三十元又送出去了，他又把腰帶子拿出來，說我借的錢不吉利，還是用我腰帶子來吊吊青龍，青龍就出現了，我的兄弟，秦四爺，見他如此搗亂，勸他暫歇一歇，過了一會，寶風轉過再壓，大爺不肯，說這一寶，我總要用腰帶子來當現洋壓，壓不着，你們向我家裏要錢，大家沒法子只好由他鬧去，及到寶盆開出，又是白虎，我的兄弟，見他屢次拿着腰帶子搗亂，一手把那條帶子搶到手裏，說道，這腰帶子輸給我，不許你再束在身上。大爺急了，搶過帶子道，「這是我們大爺祖宗賞賜的，你是什麼東西，怎配拿去，我的兄弟說你不給帶子，可還我錢來，大爺發急了，抓起桌上茶盅，照我兄弟頭上便扔，把他頭打破了，現在請您看，這事應該怎樣辦好，秦

二爺說完，又把手內兩個鐵彈，忒兒郎當，忒兒郎當的轉得不住的價響，靜待玉兒答覆。玉桂見他說了一大堆，言外無非要求賠償，便轉過臉，對那個老頭子道，「這個當然是我們大爺的不對，這事應該怎麼辦，請你大叔吩咐一句，我好進去回話。」那老頭子見玉桂說得如此客氣，倒不便張開大口要價，只看對面秦二爺臉上，問道，「老二你的意思怎樣呢？」秦二爺把手一緊，兩個鐵彈又停住，說道，「我們賭是賭，借是借。崇大爺我們的錢，總該先還，打傷了我兄弟也該給他醫治，我這話說得合理吧？」老頭子把頭點一點對玉桂道，「姑娘看怎麼樣呢？」玉桂道，「我們大爺一共借了多少？」老頭子道，「這個很好算，一共一百三十元。」玉兒道，「等我進去回明老太太，再來回話。」轉身走進房內，方太太在屋內早已聽得明白，玉桂走進來，方太太就對她說道，「他們要賠償，我們總得給他一點，不過一下子，要一百三十元，我們一時那能拿得出來呢？」玉桂道，「娘打算給他多少呢？」方太太伸三個指頭道，「我想給她三十元。」玉兒道，「這個怕不行吧？」方太太道，「最多也只能給一半。」玉桂道，「我不好出去說，最好換一個人出面。方太太道，「我的姑娘，這一家子，除你還有膽量，能出去說幾句話，我是不行，你舅嫂子，更是不中用，你若是怕爲難，數目就由你斟酌的總須把這些人先打發出去才好。」玉桂怕方太太事後翻悔，又在自己面前發牢騷，說道，「我再去說。」說也可以數目還是請娘說定。」方太太道，「據你意思給他多

少呢，」玉桂道，「他們只爲一點錢，絕不肯來，既來了，總須稍滿他們的慾望，我看償還借款之外，醫藥費還是不免的，至少至少，須給他們一百塊錢。方太太道，「那你就照這個數目和他們商量。」玉桂走出去，對大家說道，「我剛才已把大爺在外賭錢闖事情形，回明老太太太太非常生氣，說我們大爺如此不好，大家當時何不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去，也足徵戒他一番，現在我們大爺沒回來，我們家裏，又不知道外頭情形，等大爺回來再慢慢商量。」大家一聽，嚷道，「我們就抓住崇大爺，他也不肯來，現在明明還擺一位受傷的，難道我們說的話，還有假的嗎，」玉桂道，「我並沒說各位是假的，不過借債必有證據，各位帶來什麼證據沒有，」大家給玉桂一問，倒怔住，答應不出，秦二性子最急，暴躁道，「借錢沒證據，打人總有證據吧，」玉桂道，「是不是我們大爺出手打傷，現在大爺不回來還不能斷定，不過今天各位既然來了，老太太意思，先送十塊錢養傷費，其餘的事，等我們大爺回來，問明白由他自己料理。」秦二發急道，「十塊錢設什麼。不行，不行，」玉桂道，「不行就沒辦法，各位若是不贊成，最好把我們崇大爺找到扭到法庭理論去，欠債還錢，法庭如何判斷，我們無不服從。」秦二道，「那也好，就請姑娘和我們一塊去。」那老頭子見二人說話，愈說愈僵，這事一鬧到法庭，說起開寶賭錢頭家先要吃虧，忙搶上一步道，「我們都是老街坊，什麼事都有商量，何必打官司，大姑娘請你再進去，和老太太商量，這事只要我們

秦二爺過得去，我們都好辦。玉桂道，「老太太很在氣，花了一點錢，還不要緊，因為大爺太不顧身分，心裏實在難過，老太太並非真護大爺，很希望各位給他一點苦頭，他以後便不敢在外闖禍了。」那老頭子見玉桂話風已轉已給他一個台階。忙道，「是的，崇大爺癖氣不好，我們以後也不敢和他一塊，有傷和氣，今天的事，還請大姑娘，想個辦法，給二爺面子下得去，我們就勸他走了。」玉桂見他們業已軟化，便也乘風轉舵說道：「彼此都是街坊，我也很希望大家多照應，多幫忙，請各位再等等，我進去再把各位意思，和老太太說明。」說完，又回身走進去，在屋內略和老太太商量，把老太太預備一百塊錢，拿了出去，交給老頭子道，「老太太說這裏一點小意思，請各位帶去喝茶，以後我們大爺在外面，務請各位多多幫忙，因為他太不懂事了。」老頭子見玉桂遞給他一包現洋，也不知裏面多少自己不敢收，便轉遞給秦二，秦二拿在手裏，顛一顛覺得很沉重的，想要打開數一數，又覺不便，只問道，「一共是多少呢？」玉兒道，「一百元洋。」秦二道，「這一點還不敷，我兄弟養傷用。」玉桂道，「老太太原說這一點錢，是請各位喝茶，短少款子，請等大爺回來，慢慢再商量。」秦二想要再要求增加，那老頭子早攔住道，「我們都是街坊，老太太曉得我們來意，就是了，秦二爺請你不要生氣，咱們到茶館喝茶去。」說着，便帶推帶拉，把秦二先拉出門外，大家也跟着出去。玉桂見大家已走，才放下心，自幸這一關，居然闖過，走進房內，見學

俊的媳婦文氏，已在裏面，正和方太太說話，方太太見玉桂進來，說道，「他們走了真好，這一來，幾乎把我嚇死了，」玉桂道，「和這一類混混沒法可說，只好帶哄帶騙，把他打發走了。」文氏在旁微微笑道，「我看這一般人還講情理，剛才一口答應他一百塊，太便宜了，就是給他三五十元，我想他也不能不走，他們欠的是賭賬，沒憑沒據，難道真要到官廳打官司嗎，」玉桂見文氏，雖是在一家居住，說來總是親戚，學俊鬧出事來，自己出去，陪了許多口舌，向大家交涉，文氏不但不向自己道欠，反怪答應他們款子太多，心裏很是生氣說道，「真是我不會辦事，早知道大嫂子有主意，應該請大嫂子出去，和他們說一說，也許不花一文，把他們打發走了，多麼好，」文氏給玉桂駁了一句，不由臉上飛紅應道，「你不是說大姑娘不會辦事，是說來的人大半是街坊，無論如何，總要顧個面子，難道真要和我們去打官司，」方太太見二說人話，快要拌嘴，忙說道，「我的姑太太我的少奶奶，請你們不要再爭論了，剛才那班人進來搗亂，已毀受了，現在還要叫我嘔氣嗎，」玉桂含了一苞眼淚道，「剛才我並不願出去，是娘一定叫我出去把他們打發走了，又嫌我辦得不好。」方太太急道，「大姑娘請你不要再說，好不好，」玉桂帶哭道，「以後有什麼事，請娘不要再叫我，我是不會辦事的。」說着，掩着臉，走向自己房內去了。方太太見玉兒負氣走了，向文氏埋怨道，「她這人脾氣不好，你爲什麼又說她，」文氏道，「我是見老太太花錢可惜，所以才

說一句，老太太剛沒聽見他們說話，他們說話很和平的，給了一百塊錢，這錢不是花的太冤嗎，「方太太平日耳根極軟，和玉桂又不對勁，現在文氏如此一說，心裏也覺有些後悔，不該當時聽玉桂的話，一出手便給他一百塊錢，若是少給一點，想他們也不能不答應，明知玉桂一去，一定在自己屋裏生氣，也不去勸慰，到晚上九點左右，學俊喝得醉吟吟回來，一走進文氏房內，文氏把日間賭客上門吵鬧，討債情形，說了一遍，學俊一聽，老太太花了一百塊錢，很是心痛，不由拍着棹子，大罵起來，說他們這班人，不罰他，便是顧面子，那有還他賭債的道理，我的名譽，在外面白食白逛是常有的事，誰敢來上門討債，又說一個大姑娘，也敢出來和外人打交涉，也太不顧身分了，現在如此一來，他們見可以上門要債，以後我隨便出去逛逛，有什麼事，他們都要家裏來交涉，這還受得了嗎。我俊家的事，本不應別人管，老太太也說是我姑母，她呢，是什麼人，用她出頭幹什麼，學俊在房裏沒條理，隨口亂罵一陣，方太太明是聽見，因知道學俊醉後胡鬧，若出來教訓幾句，他藉着酒風，益發鬧得天翻地覆，坐在房內，一聲不響，只苦了玉桂，今天賠了許多口舌，現在聽了學俊這種無理的話，巴不得出去駁他幾句，一想方太太還不說話，我若出去，再約這瘋狗咬了兩口，更是不好，那晚足足哭了一夜。到第二日，氣不過，一起來便到方太太屋裏，告訴方太太，方太太也因花了一百塊錢，學俊一點不知好歹，還一味胡說，這種舉動，也不能不教

訓幾句，當下便叫人把學俊喊進屋內，當着玉桂面前，訴說一頓，學俊今天沒酒蓋面，只好在他姑母面前賠了許多話，又對玉桂作了兩揖，玉桂見他如此，本沒話說，但是經此一番風波之後，玉桂對學俊夫婦，感情愈壞了，學俊見玉桂言語靈俐，也很恨她不過，一心只想把她打發去了，家中少了她，在姑母面前，便好欺騙。夫婦二人，有機會就在方太太面前說玉桂年歲已大，應該早給她相個婆家，方太太也巴不得玉桂早一天嫁出去，只因方太太面前玉桂曾表示過，婚事須得她本人同意，並且有幾個條件，第一婆家須有名望世族，第二須有財產，第三姑爺須通中西文的，社會上似這一種子弟，不能說沒有，但人家俱有這種資格都不願和你式微攀親，並且玉桂從前曾在學校混過幾年，後因家中境況不裕，方太太又和她不對，便不願花錢，再叫她到學校讀書，玉兒在家既日見鬱鬱，每天除在家織圍巾，做些手工之外，常找她表妹關鳴鳳，一同到外面戲園聽戲，因為玉桂自幼便嗜戲劇，無論皮簧崑曲，只須聽過幾次，便能上口，並且天職一副歌喉，偶爾做聲一歌，極其動聽，她的表妹關鳴鳳，也是一個小戲迷家，所以二人志同道合，見着面時，總是彼此討論戲劇，因為關鳴鳳的父親，關岳海也是一個老票友，在前清時代，因為逛票，把家裏資財，耗去大半，現在雖然老了，仍是終日哼哼，曲兒不離口，最愛教鳴鳳度曲，玉桂到關鳴鳳家裏，不和鳴鳳出去聽戲，便跟着鳴鳳的老父岳海說戲，岳海也愛他資質聰穎，嗓子嘹亮，老來得了這一個女弟子

，倒非常得意，把自己最得意幾齣法門寺，玉堂春，武昭關等等，悉心教授，玉桂不僅腔調，學得維妙維肖，就是身段架子，也學得一般無二。岳海極愛惜她，說她是一個可造之才。那天玉桂因爲學俊在家吵鬧，心裏苦悶難過，又到關宅找鳴鳳，同到吉祥園聽戲，當戲散後二人走到園門口，玉桂見有一個洋裝少年，迎面走過來，向鳴鳳招呼，鳴鳳和他周旋幾句，便向玉桂介紹道，「這位是殷杲文先生。」玉桂對他微微鞠了一躬，杲文含笑向玉桂道，「我們說來，還是世誼，家父從前便在令伯幕內，由江南到四川，差不多相隨十幾年，上次聽見四川逝世，家父得訊，病了半年才好，不到令伯平日待人忠厚。每說起總是難過。」鳴鳳見杲文提起前事，怕玉桂心裏難過，插嘴道，「殷大哥，你今天也在吉祥園聽戲嗎，」杲文道，「我也在園子裏，今天的戲，不怎麼好，世妹，現在你要回去嗎，」鳴鳳道，「我要在東安市場內，買些東西。杲文道，「我陪二位一塊去。」說着，跟在二人背後。在幾家賣假鑽石舖子裏，看了一回，玉桂買了兩隻假鑽石白銀鈕子，鳴鳳也買一對耳圈，在市場中又繞一遭，由永義牛奶舖經過，杲文邀他們進去吃牛奶，玉桂意要回去，鳴鳳不肯，一定要拉她進去，到裏面吃兩碟點心，由杲文會鈔，送她們到市場門口，替她們僱了車子，一同回去。到第二日，玉桂再到鳴鳳家裏，杲文正陪鳴鳳的父親說話，鳴鳳引玉桂到家裏，把杲文家告訴玉桂，並說杲文英漢文都好，他的父親名殷麟祥，是前清名士，詩文刻有

專集行世，玉桂腦筋似恍惚也聽過般麟祥，是一位老名士，不由問道，「呆文家學淵源，他的學問，一定不錯，」鳴鳳道，「他洋漢文都好，並且還寫一手好字，且會彈七弦琴。」玉桂聽了，心裏覺這樣人，確不愧世家子弟。笑道，「和這等人往來，很有好處，我看比現在一般青年學生，好得多，」鳴鳳見玉桂話意，很贊許呆文，笑道，「你要和他做朋友，很容易，我明天約他到府上拜見老太太。」玉桂不由臉上一紅道，「這個可不必，我家老太太最愛見客，我有工夫，來這裏和他談談就很好了。」鳴鳳笑道，「這樣也好。」過了一會，呆文知道玉桂來了，特懇岳海，引他和玉兒晤談，玉桂因昨天已見過一面，今天又聽見鳴鳳說他學問好，格外注意，和他對談一會，覺得他言語舉動，十分穩重，確是一個世家子弟，呆文在裏面攀談只有一個鐘頭，才走了，玉桂也行回去。到第三日，玉桂在家無聊，又到鳴鳳家裏，想邀他到公園走走，鳴鳳却拉她到屋，悄悄對玉桂笑道，「有人要替你作媒，你願意不願意，」玉桂驚問道：「誰出的主意，」鳴鳳道，「是家父意思，因為今天一早戲文又來了，他竟面求老人家，替他作媒家父說，「若論般家，子弟原不錯，不曉你的意思怎麼樣從前有聽說過，親事須先得你同意，你對呆文人品學問，滿意不滿意，」玉桂道，「呆文外表總算不錯，至裏面學問如何，你不曉得。」鳴鳳道，「據家父說，他的學問很好，老人家平日眼界很高，他肯說很好，一定是不錯。你若願意，我就回明家父，叫他上府中親自提

親。玉桂平日本是出衆，提到親事，不免臉上紅道，「我也沒主見，只問老伯，看是可以，我無不遵從，」鳴鳳聽了，大喜，知道玉桂心上業已默許，走出去告訴岳海，過了一會，玉桂便和鳴鳳到公園去，岳海等他們去後，親赴南鑼鼓巷，和方太太提議，方太太見岳海前來提親，巴不得馬上把玉桂推出門外，但又怕玉桂癖氣不好，若是不得她同意，將來會鬧出亂子，不敢一口答應，只對岳海說道，「這門親事，彼此都是世誼，我很贊成，等我斟酌一兩天，再行回覆，岳海知道方太太要聽玉桂意向，一時不便答應，自己也不便告訴方太太，已得玉兒同意，只閑談了一會，暫且先行回去，到得晚上，玉桂回來，方氏把關岳海前來提親，告訴玉兒，玉桂心中早已了然，說道，「關老伯看的人，一定不錯，只請娘作主。」方太太見玉桂語意，業已贊成，又道，「這是你終身大事，你要不要和對方見一面再決定。玉桂道，「不必不必，關老伯平日對我非常關顧，他肯出來提議，當然老人家心裏，是有把握，現在只由娘決定，我沒什麼主張。並且這事，也該娘給我主張，」方太太萬想不到，這次和玉桂商量親事，她竟如此痛快直捷，當下大喜，對玉兒道，「那末，明天關老伯來時，我便答應了。」玉桂只低頭不做一聲，過了一會，文氏也走進來，方太太把殷杲文要和玉桂做親的話，告訴文氏，文氏笑道，「大姑娘對這門親事，一定滿意的，因為關老伯，平日最愛大姑姐，他肯出來做媒，子弟一定不錯。」方太太道，「若說殷家從前我常聽老爺說過，是

很有才名，從前在過大老爺幕府，和我家有交情，文氏道，「既然彼此都有世誼，這門親一定沒有錯的。」玉桂見他二人一唱一和，自己也不便說什麼，但聽方太太說，杲文的父親，是個名士，從前曾在大爺署內，當過幕府，這話和日前鳴鳳告訴的，一點不差，也自放心。方太太是希望玉桂，早一天出嫁的，現在既有這機會，玉桂既不反對，自己也不用多行查問，見第二日關岳海沒有來，自己轉找到岳海家裏，請他即向殷家作伐，這親事既是兩相情願，進行非常迅速，不到兩禮拜工夫，方家忙着嫁女，殷家預備娶婦，當玉桂和杲文合巹，那天，一切來賓，在外人看來，都說才郎女貌，確是一對佳耦，玉桂初到殷家，麟祥因她是名門之女，非常看重，玉桂見杲文和阿翁，待她都不錯，心裏非常滿意，但是過了一個多月，漸漸看出杲文許多劣跡出來，第一嗜賭，並且沾染煙癖，當新婚時候，怕玉桂嫌他抽大煙，每天總是出去，在外面朋友家裏，過了煙癮後，才行回來，玉桂起初心裏雖有些可疑他身上衣服，久帶大煙氣味，杲文總是託辭，在朋友家裏，在煙榻上躺一躺，沾染些氣味，玉桂聽了也將信將疑，因為見他說話，很是規矩，料不至如此墮落。後來留心細察，見他指頭衣上，總不免帶些氣味，嚴加詰問，每日往來是什麼朋友，把他留在家裏，不許出去，如此一來，杲文可受不了，烟癮發時，鼻涕眼淚交流，玉桂看出這情形，知道杲文確有嗜好，但事已至此，也沒辦法，只好勸他把煙癮革斷，每天買了許多斷煙藥餅藥水，迫着杲文服用，杲文

沾染嗜好，已有數年，一時那能革斷，並且革烟，總要本人能下決心，才有斷絕希望。杲文如玉桂強迫革烟，非出本意，強然在玉桂面前，裝作十分痛惡，偶然一得機會，總要偷吃幾口，如此辦法，不但夙癮革不了，並且愈弄愈大了，後來迫他急時，他便裝病不起，殷麟祥又只這一個兒子，平日本就縱容慣了，見新婦迫杲文革煙，起先心裏非常贊成，後來見杲文烟未革掉，一個人弄得瘦首如柴，心裏不忍，便勸玉兒不要強迫，迫他太急，引出病來，更是不好。玉桂見麟祥如此吩咐，心裏不以為然，但迫于嚴命，又不敢十分和杲文過不去，杲文新婚未久，對玉桂原很愛重，後來因戒烟，弄得自己死去活來，對玉桂愛情，便不似先前那樣濃厚了，並且杲文，酷好鴉片之外，還愛賭博，牌九，麻將，撲克，無一不好，起初因為玉桂要勸他戒烟，常請幾個朋友在家打牌，替他解悶，後來革戒不掉，賭興愈豪了，每日總要邀集幾個朋友在家打牌解悶。玉桂偶然勸他，不要如此，杲文反說，在現在交際上，不能不應酬，一切事情，全重應酬，設有應酬，在社會上不能立足，玉桂見麟祥尚且縱容，自己若過於嚴行督迫，不但杲文感情，日見不好，連麟祥都不贊成，只好聽他自然。只有暗自怨嘆命薄。杲文見玉桂已將本人克厭，益志放胆，每夜在外賭博，達旦不回，玉桂偶然勸他兩句，杲文反大罵一頓。玉桂到此，才知道杲文狠心，不是好耦，但此次親事，既由自己揀選，怪不得別人，受了委曲，到不敢告訴別人，怕給親戚們見笑。倒是麟祥知道自己

兒子不肯，對玉桂非常懇點，把家中一切重要物件，交由玉桂掌管。玉桂見阿翁如此禮重她，心裏暗暗欣慰，呆文一沉溺煙賭，每日有所不繼，便向玉兒迫取，玉桂因為不給她，呆文不是裝病不起，便是大發癲氣，一鬧出來，覺着和自己面上，都不好看，只得曲殉他的意思，起先只得把自己贖嫁的首飾，偶然變賣一二件，交給呆文濟急，又和他堅約：一次通融之後，下次不能再來。但是煙鬼賭鬼的癲氣，有錢給他，無論叫她如何他都答應，等到錢一用完，迫得沒法，又裝腔做勢，尋死覓活，鬧得天翻地覆。玉桂一次二次，怕呆文反腔變臉，忍氣吞聲，把自己一些體己首飾，拿去濟急，年久月深，把自己身邊一些東西，全都給呆文，弄得一乾二淨，呆文無厭之求那能壓足，見玉桂沒有東西接濟他，對玉兒非常不滿，每次回來，裝腔做勢，不說今天給朋友迫得難過，便說家中太苦悶，守不住，百般挑剔，總要玉兒給他幾塊錢，才走了，逛到半夜回來，第二天又是任意挑剔。先要惹得玉桂急極，便向他要錢，不給，便吵鬧不休。玉桂有時恨極，由他吵鬧，只不理他，呆文見迫不出錢來，覷個空兒把屋內值錢的東西，隨便偷去兩件便賣，玉桂見屋裏東西給他偷去，等他回來質問時，呆文却嘻皮涎臉，一口承認。並說在現代社會，若不講究應酬，困在家裏，是沒有用處，一點東西算不了什麼，等我運動成功比這個好十倍的東西，都可以買得來，玉桂覺着防不勝防，只有用墜壁清野法子，把屋內所有值錢古董等件，一切收入箱內，使他無從下手，呆文見

玉桂如此，心中暗恨不過，又見麟祥把幾隻重要皮箱，都存在玉桂屋內，暗中把箱上鎖鑰配準，藏在身畔，只等覷個空，把箱中東西，偷竊出來，無如玉桂自發覺他會偷東西，杲文一回家，便刻刻留神。杲文見急切不能下手，忽又心生一計，每次回來，又換一付面目，對玉桂和顏悅色，盡力巴結，有時在家纏了許久許久，才行出去，玉桂見他如此，以為浪子回頭。倒也有心喜要想討他歡喜，杲文偶然一兩次，叫玉桂，一同出去，在電影場，看看電影。或是去公園走走，玉桂覺着他肯和自己在一塊，無不答應，有時杲文在家，現出鬱悶樣子，玉桂倒邀他到娛樂場中走走，他便歡天喜地，非常高興。有一次杲文，看準機會，和玉桂一同到開明戲院聽夜戲走到半路上，忽刮起大風。杲文對玉桂說道，我身上覺着冷，回去穿件衣服，玉桂坐在車上，說道，「那末，我和你一塊回去吧，」杲文道，「那又何必呢，你先到戲園，遲了怕沒有好座，我回去拿了圍巾便來。」玉桂一想不錯，當下坐車子，先行到開明戲院。杲文趕回宅裏，到自已臥室裏，把配好鎖鑰匙，向皮箱試一試，果然一試便開了，擗開箱子一看，裏面有捲手卷，和一盒圍章，杲文順手先把這兩件東西拿出來，仍把箱子鎖好，將偷來的東西，用報紙包好，放在馬籠裏，馬籠裏面。因為這馬籠，久已不蓄車馬，空着厝堆破舊傢俬。杲文把東西藏在馬籠裏，然後回到房內，換衣服又替玉桂拿了大鑿，急到開明戲院見玉桂業已在地坐前五排佔了兩個座位，杲文陪玉桂談說說，到了戲

散。又在附近賭子吃了點心才行回去。第二日果文一清早起來，託言要我一朋友，把昨晚偷出來的東西，拿到賭場做當舖，託代變賣。去當當舖一審一審玉桂的手卷，一副隨居中的女老頭圖，一副雞血紅的圖章。東西極其珍貴，並且玉桂替殷麟祥家裏，絕不會有假冒的。當下詳細賞玩一回估立價目先向果文出價，一共五百元。果文不肯，後來增到七百元才買了。果文身上有錢，便在朋友家裏狂賭竟日，到晚上才行回去，在玉桂面前，花言巧語，某機關馬上設立，某同學任某要職，今天在外面如何奔走，如何請託，說得天花亂墜，玉桂見他說的，都是正經話，一時倒很相信，心想果然能浪子回頭，倒是如天之福。果文有時與玉桂一同出去吃便飯，看電影，玉桂無不勉從她的意思，果文把玉桂調出，趁此時候，或掉個槍花，跑回來，把箱子打開，將貴重的東西，偷了幾件出來，仍然跑去陪玉桂，玉桂一點也想不到果文果如此搗鬼，一連兩個多月，果文把箱裏東西，偷盜不少出來，玉桂還睡在鼓裏，一點也不知道。直至快到年底，一天，麟祥偶然看見報紙登一段重價徵求圖章啓事，想起自己舊藏一匣雞血紅的圖章，當年在江南幕府時，由一個候補道贈送，這一匣章石，能在此歲暮用款時候，出脫出去，得一筆款子，預備年下零用，未嘗不好。當下便叫玉桂出來，告訴她情形，又拿出鎖匙命她先把皮箱內那匣雞血紅章石，取出來，玉桂打開箱子一看，裏面東西，翻得亂七八糟，心裏已是十分詫異，找了好一會，再找不着，只得回明麟祥，箱裏

沒有雞血紅章石，麟祥見說箱中沒有圖章，立時來到玉桂屋裏，把箱內細細一看，不但章石沒有，連玉石谷手卷及鼻煙壺漢玉，宋帖，自己所心愛的幾件東西，一概沒有。麟祥不由大怒，向玉桂質問，玉桂回說當日箱子搬進來，裏面藏廢東西並沒一一檢點，裏面有多少東西，實在不明瞭。麟祥道，「你雖沒有一點過，我這裏却開有詳細單子，每個箱子裏面藏什麼東西，都寫得明明白白，絕對不會有錯，現在這一箱子的東西，所有精華，全都沒有了，箱子在你屋內，你不能說不知道，我一向爲杲文靠不住，把所有東西託付給你，不想你反和杲文愚弄我一人，現在所有卷子章石等等，限你兩禮拜之內，給我找出來，這幾件東西，我看比什麼都要緊。」說着，喝令家丁，把寄存玉桂房內幾隻皮箱，重搬出來，玉桂給麟祥訴說一遍滿腹冤枉，無可告訴，座在屋裏哭了一回，細想麟祥平日對待自己很好，箱內的東西不用說，一定是杲文偷取走了，現在這事若不辨白清楚，給翁舅看輕，殊屬不值。玉桂當日忍着一肚子冤氣，等到晚上杲文回來玉兒把箱子內失落東西，麟祥限一禮拜，要把原件取回，杲文聽了知道事情發作，故作驚異道，「這事如何問我，箱子在你屋裏，鎖鑰由你管着，父親交給你東西，當然由你負責。」玉桂見杲文不承認，哭道，「杲文你不要昧了良心，你果然拿了東西，我和你一同上去請罪，東西押在那裏或是賣在什麼地方，我們想法取回，爹雖然生氣，總不至如何難爲我們，你若是不說，這責任便完全落在我身上，這樣事情，叫

我如何交代。杲文見說，索性跳着脚罵道，「好，好，你偷了東西，却推在我身上，我不是獸子，別的事可以承認做賊萬不願承認，你把東西偷了，賣到那裏去趕緊弄回來你若是一味不承認，不但我父親不答應，連我也不答應，」玉桂見杲文也指她作賊，氣得臉上發青，大聲罵道，「我家雖然沒身分，我伯伯也做兩江總督，我雖沒見過世面，這幾件手卷古董等等，在我伯伯石廳室裏，也不知披羅有多少，這幾件東西，在你們認爲寶貝，在我看來很平常，何至看了便眼紅偷了去，我看說話要斟酌，不許胡說八道，你幹的事，你心裏明白，你趕快想法去，我前世修不好，今生會遇了你這樣的人，都是倒霉。」玉桂罵得性起聲音愈說愈大，連麟祥在上房裏都聽見了，杲文給玉桂罵得無言可答，說道，「你不用和我吵，我告訴爹爹，自有辦法。」說着走了出去，一立來到麟祥房裏，對麟祥道，「箱子內失落的東西，全是少奶奶拿走了。」麟祥道，「你何以知道是她？」杲文道，「我見她每次回娘家，總帶一個包袱，嚴嚴密密包着，老不許我看，我就疑心，現在爹爹的東西丟了，當然是她拿走，我雖然不好，但是爹爹的東西，我向來不敢動，箱子放在她屋裏鎖匙又在她身上，除她之外，別人也拿不來。」麟祥剛才在房內，聽玉兒罵時，說你們認爲寶貝在我看很平常，覺着這話，過於藐視自己，心上已十三分不快現在又給杲文如此一說，覺他的話，很有道理，東西放在她們屋裏，杲文雖然不好，若是玉桂不和他合作，如何能偷盜出來，當下藉着責備杲文，

爲題，把玉桂連帶罵在裏面，說她是大家閨秀，有這種下賤行爲，實在辱沒家風。玉桂見麟祥明係實備呆文，暗中譏刺自己聽了非常難過，想要走到上房辯白幾句。但又無話可說，蹙了一肚子悶氣，哭了一夜。次日呆文一早便躲得無影無蹤，自此一連三日，不見回來，麟祥每日只命人到玉桂房內索取東西，玉桂坐在家裏，受此侮辱，實在難堪，回到娘家，把失盜情形，向方氏哭訴一番，請方太太出來，替她向殷家洗白冤枉，方太太平日對玉桂本不關痛癢，現見她受了侮辱回來，心內轉見好笑。玉桂要求她出頭爭口氣，方太太只冷冷笑道，「這事無憑無據，我也說不上，最好還是你和呆文商量，把東西取回來，我們雖然替你剖白，若是沒有東西，空嘴說白話，人家也未必見信。玉桂見方太太如此對待，心裏氣極說道，「娘家若不給我爭面去，不但我沒臉，就是這裏一家人也不好看。」說着，又哭起來正在此時，只聽一陣脚步聲音，學俊已掀着簾子進來對玉桂冷冷笑道，「大姑娘，你爲什麼生氣，你姑爺不好，偷東西，你應該和她麻煩才對，跑到這裏和我姑母煩麻，有什麼用呢，大姑娘，你平日很能耐，遇事很有把握，何至爲了這事啼哭呢，你說我們一家不好看，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你難道要叫我姑母上門，向殷家大吵，替你剖白，才能把你面子爭回來嗎，這也太難了，你替自己打算，也要替別人打算，哭了有什麼用處，」學俊說完，便坐在方太太身旁道，「姑媽不要和她生氣，這樣無理要求，犯不着爲她着急，好事沒有我們的分，一有壞事，

便輪到我們身上了，」玉桂見學俊忽跑進來，發了這一篇牢騷，只氣得渾身發顫，一時也無話可答，過了一會，學俊的媳婦進來，把學俊叫走，說外面有人等你，你快出去，不要在此瞎說八道。學俊走了出去，方太太才對玉桂道，「學俊他今天喝了酒，說話顛顛倒倒，你因為他生氣，自古道家醜不可外揚，你急也無用。且回去好好向杲文商量，請他不要鬧脾氣，把拿去的東西，想法取出來，這事不就完了嗎，橫豎一家人，還有什麼事，還有什麼過不去的，」玉桂見方太太一味敷衍，知道要想出氣，千難萬難，一時和他也沒什麼可說的，走了出去，一逕來到關鳴鳳家裏，玉桂和鳴鳳無話不談，便把在殷家受麟祥責備情形，說了一遍。鳴鳳聽了，也自生氣，說道。「麟祥老伯，也太糊塗了，自己兒子不好，如何怪到你身上。這事可向父親說去，請他出去交涉，總要把面子爭了回來，今天我父親在前門外有應酬，你暫住這裏，等父親回來，向他交涉好了，再行回去。」玉桂見鳴鳳殷勤留着她，便行住下。到得晚上，岳海應酬回來，鳴鳳把玉桂在殷家受委曲情形，告訴岳海，岳海聽了，也憤々地說道。「我想不到，臨老瞎了眼。會替你作這門親事，這事由我一力撮合的我當然要替你出這口氣，杲文不足責，麟祥不應如此糊塗，我明天向麟祥理論，自己兒子不管，如何反怪到兒媳婦身上。」當晚過了一夜，第二日，一清早，岳海便到麟祥家裏，提起玉桂受委曲，麟祥處置不對，麟祥正因杲文躲去，玉桂又回娘家，眼看所失東西，不能要得回來，正

目着惱，見岳海又來責備他，處置不對，趁着氣頭，對岳海大發脾氣道。「這我們家庭的事，外人不應干預，岳海見麟祥不接受他的勸告，反說他不應干預，也勃然大怒道。「當日這門親是我從中撮合的，有什麼事當然我要出頭理論。」麟祥道。「你肯出頭，那更好了，我現在幾件很寶貴的手卷，都給她們偷盜去了，就請先向玉桂問明白，把東西先取回來。」岳海道。我今天是來質問你不應對玉桂如此藐視。她是名門閨秀什麼世面沒見過，何至作了這種事，自失身分。」麟祥鼻裏哼了一聲道。「現在王公子女出來作竊事很多，很多，方家情形，我有什麼不知道。現在方大人的姨太太還沿街賣臭豆腐呢。她難道也沒見過世面何以會流落到這種田地，總之當年豐衣足食的特別闊家到現在都應歸淘汰他們不自量的惡根性，一切嗜好，不能戒除，一到手邊拮據，便無惡不作，這種敗家，這種沒出息的子女，我也不知見了多少呢。」岳海見麟祥口不擇言，什麼特別闊家，應歸淘汰，連自己都罵在裏面，益發生氣，說道。「麟祥現在當然是你們耀武揚威的時代相當年時候，我們特別闊家，雖然有嗜好，沒出息，你們一般人，那一個不想在我們門下奔走伺候謀一官半職呢。單就閣下而論當年若不是受方大人知遇，在江南幕府幹了幾年好差事，到現在還能優游林下，研究什麼金石手卷，逍遙自得，只怕到老還要作人奴隸，總之你一草一木，何莫非方大人所賜。現在方大人胞姪女歸你般門你應顧念方大人知遇厚恩，對這位般小姐，特別青睞才是，你竟誤賴好

人作賊，是何心腸。虧你這話能說出口。」麟祥見岳海直斥他不對，大怒道。「好。好。你今天竟來教訓我了，我向來沒受過人家教訓的，據你意思，還要叫我上門和她陪不是嗎。」岳海道。「這個也不必，你只把令郎責備一番，叫他到方宅陪個不是，就可以了。」麟祥冷笑道。「這個我合不到，我丟了東西，還要派人陪不是，未免太丟臉了。」岳海道。「你辦不到，人家未必肯干休。」麟祥道。「不干休要怎地。」岳海道。「人情說不來，只有以法律相見。」說着，怫然戴上帽子。昂然走了，麟祥見岳海生氣走了，也不送他，坐在家裏生氣，岳海回到家裏，見麟祥如此不近人情，也氣得一夜沒睡。第二日，起來，便出門去了，一逕來到南鑼鼓巷，方太太家裏，告訴方太太，麟祥如此不顧面子，須和他計較一番，不然方家面子也不好看，方太太道。「當日這們親事，原由關先生作謀，玉桂本人也願意，我是一點沒有主張，現在殷家對玉桂不滿，我沒辦法，叫我和殷家反臉，我辦不到，還是請關先生，和殷家說個明白，到底是如何丟了東西，若是玉桂幹得不好，只叫她本人料理，我近來多病，也理不了這些閑事。」岳海見方太太一味推諉，自己一番熱心，想來幫忙她一點不知道，不由忿怒道。「方太太再不爲玉桂出來說話，那就委曲她了，須知道殷家是用采禮聘你們家姑娘過去，並非領他身價，賣給他，當丫頭現在受了冤枉娘家若不替她爭這個面子，也太不好看了。」方太太道。「玉桂在家裏原就不大聽話，既出門了，當然用不着我

再出頭，管閑事，關先生熱心，我是很感激的，可惜玉桂不成材料，不替我們母家爭氣，我有什麼法辦呢。」岳海見方太太推得遠遠的，知道無可再說，負氣走了回來，到得家裏，把玉桂叫出來，將自己和麟祥方太太兩方面，交涉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玉桂聽了，只掩面啼哭。岳海道。「看這情形，麟祥已沒一點交情可說了，現在要和殷家交涉，只有訴諸法律，不曉你願意不願意。」玉桂道「只要我面子能爭得回來，就和殷家決裂，我也一無所惜。」岳海道。「如此便好了，我有個朋友陸文青現充律師，我想把這事託他辦理，他和我交情很厚，當不至有多少花用。」玉桂連連答應，岳海坐車到絨線胡同找陸文青，把玉桂被誣緣由，說了一遍，請求陸文青根據法律，和殷家交涉，文青道。「這事我辦不到。」岳海道。「你爲什麼辦不到。」文青道。「我不是沒有法子，只是我的法子說出來，你們未必贊成。岳海道。「你儘管告訴我，我沒有不贊成的。」文青道。「你要和殷家交涉，最好方法，只有要求和他離婚，斷絕關係，這事在他人可以，在你一方面，就不容易解決了。」岳海道。在我一方面，有什麼困難。」文青道。「困難之處很多，第一這事，先以書面調和，調和不來，便須涉訟，你們是最講究身分的，法院輕容易不肯進去，這一點你就很難辦了。到了法律解決，一切要求，辦不到，最後只有離婚，離婚在他人很平常，在你一方面，又有問題了，你們旗族差不多看離婚，是重大的事件，本人願意不願意又是一個問題，所以我

說這事不好辦。」岳海道。「你所認爲困難，在我看去，並沒什麼困難。」文青道。「是否離婚，你須先徵求本人同意，本人若願離婚，我就定了步驟，一步一步進行，總得完滿解決。」岳海道。「那等我回去，和本人說一說，看是如何，據我看，似沒甚問題。一切手續請你不防先預備。」文青道。「我這邊很容易的。只須一封信過去，便可開始和他交涉了。」岳海見文青肯幫忙，回到家裏，和玉桂說了一遍，玉桂聽了，又復躊躇起來，因爲若和殷家決裂，離婚之後，此身寄住何處。此後生活，又如何維持。方氏對自己，毫無感情，再回到娘家居住，一定要遭她冷眼，崇學俊夫婦，又和自己不對。方家勢不能回去，若是容忍下去，事情已鬧到這地方，再回殷家，自己面子也十分難看，呆文既日習下流，將來一定沒有出息，自己和他既無感情，勉強湊合，終是怨耦。岳海見玉桂猶豫不決，以爲他不願離婚，便勸道。「在現時代，比從前又是不同，從前重禮教，現在講自由，在家裏受別人委曲，挨人家臭罵，這是犯不着的，從前做兒媳的受委曲是無理可說，現在可不如此了，只要你說得出理由，便可提出要求，向法律上解決，法庭上每年判下離婚案子，也不知多少，我看你不必抱向日觀念，怕人家見笑，這是終身的事，不可爲了一點小節，鬱抑一輩子。」玉桂道。「我並沒固執故習，只是我若和殷家脫離之後，以後生活，如何維持，我竟無把握。」岳海聽了，也不由一怔，鳴鳳在旁說道。「玉桂姐姐，你這思想錯誤了，一個人在家庭不得意，不

自立嗎。我看玉姐的學問，在小學堂謀一個教習，一個人總可以敷衍過去。做教習雖然辛苦一點，比在家受委曲總好十倍」玉桂道。「我念了好幾年書本，只怕就當一個小教員也敷不上」鳴鳳道。「這個你不必過慮，據我看，一點問題沒有，就說當小學教習不好，你家裏伯母和你不對勁，暫住我這裏，也能使你舒服。」岳海笑道。「對呀。你暫時住在我這裏，也沒什麼不便當。」鳴鳳道。「現在只問玉桂姐姐，對呆文是否不滿，萬一決裂之後，有無後悔。玉桂道。「我和他還有什麼感情，事情鬧到這樣只求早一天解決，如其叫我在家受委曲，不如一下決裂了省事。」鳴鳳道。「你既如此堅決，以後事便很好辦，你不用顧慮，一個人在社會上，只怕自己不努力，果肯努力沒有辦不到的事，現在據我的意思，就由我父親託陸文青，向殷家交涉，看他如何，他若是仍然執迷不悟，只有要求請他離婚。」玉桂給鳴鳳解說一番，也就應允了，岳海見玉桂既沒有問想，便託陸文青進行，文青根據法律，先以書面通知，麟祥得着來函，見岳海竟然延請律師，要替玉桂起訴，心裏益發着惱，想方家不肯出頭，轉由岳海出面兜領，便寫一封信質問岳海。岳海却毫不客氣，回覆一信，說本人雖非玉桂親屬，但玉桂當日這段親事，是由他撮合，以介紹人資格，已可替玉桂出來爭一爭公理並且要用法律解決，也是玉桂本人的意思。信中並將麟祥不會治家諷刺一番。麟祥得了這封信，益發惱怒，麟祥對於新法律，本不甚注意文青去的那封質問信，麟祥既不解釋，也不答覆那知期

限一到，文青的第二封信，又來了，聲明此函去後，若不答覆，即依法律向法院起訴麟祥，見逼得緊，一想此事若鬧到官廳，外面都知道，甚是丟臉。說不得只好自己向岳海陪話請他從中調和，頭一天，自己先到岳海家裏拜訪，岳海不在家，第二日親寫一封信，寄到岳海家裏，挽他出來調和，自己情願把從前所有遺失東西，不再追問，請玉桂即日回來，岳海見麟祥如此認錯，倒肯滿息，和玉桂商量，玉桂道：「麟祥這人，最怕丟臉，他這次叫我回去，是怕涉訟公堂，我想他一定很恨我，要我回去，仍是沒好面目相待，我很不願再受這臭氣。」岳海道：「人家既出來轉圜，得罷休且罷休我看麟祥，受過這一次經驗，一定不至再有什麼妄謬舉動。」玉桂道：「一定要叫我回去，須命杲文，先向方家陪不是，再來這裏，給你磕頭謝過，我才有面子回去若是就這樣，委委曲曲，他來一封信便催我回去，我心上實在不願岳海見玉桂不願意，只好回覆麟祥一函，必須叫杲文前來賠話，麟祥原是委曲求全，見岳海如此苛求，心中更是不願，不得已，只好把杲文找回來，和他商量，先去方家一趟把玉桂接回來，我們有什麼說不開的事，再和她慢慢解說。杲文見麟祥如此吩咐，想要不去，怕違了嚴命，去時不曉方家對他如何說法，心裏非常不願。麟祥見杲文躊躇不肯就去，心上大怒，不由把杲文大罵一頓，你們夫婦朋比爲奸，欺弄我一人，我爲顧全家聲，才如此委曲求全，若是我閉了眼睛，看不見，什麼事都可以由你們幹去，現在我在一天，你們須聽我吩咐。杲

文道。「萬一我到那邊，他們不禮，又是如何。」麟祥道。「果然如此，可以向他理論你放心，我總不至叫你吃虧。」杲文無可如何，只好到方家來，向方太太磕了頭，陪了許多話，請玉桂即行回去。方太太道。玉桂平日本是不好，怪不得你們生氣你回稟親家爺，在這幾天之內，我總叫她回去。「杲文得了方太太吩咐，一逕回家，向麟祥報告，麟祥道。「岳海那邊你還得走一趟。杲在想一想，方家既答應了，玉桂總可回來，岳海那邊，似不須再去，岳海這人，好擺老前輩架子，我到那邊，若給他教訓幾句。殊不合算，口中雖然答應，實際却沒有去。岳然在家，又候幾天，見麟祥不會叫杲文前來賠話，料想從前所答應，一定又是隨口敷衍，心中惱怒，又催文青再去一函詢問，麟祥接到來函，但認岳海不講交情，還用律師前來交涉，玉桂把心一橫，不去理他，文青見麟祥沒有回信，便替玉桂，向法庭實行起訴，麟祥得到法庭傳票，一想事情已鬧到如此地步，還說什麼面子。也延聘一位姓陶律師在法庭辯護，法庭對於這種訟事，看步驟第一步請他們調解，麟祥方面，很想就此下台，玉桂不肯答應，說果然如此，須請股家每月給我三百元贍養費，我便可以罷手，不然，我總須要求離婚，和一切賠償費，才算了事。「麟祥見玉桂要求一月三百元贍養費，當然不答應，說我們委曲求全，對方轉行進迫，似此在表面看來，好似我們確有虐待玉桂情事了，兩邊正相持不下，方太太見玉桂竟向法庭起訴，覺着前日對杲文所說的話，竟沒效果，自己面子上，

太不好看，親到麟祥家裏聲明，這次訴事，完全由岳海從中唆使出來，現在只要把岳海安頓安了，玉桂方面，本人勸誡，可以叫她回去，麟祥正因自涉訟後，鬧得滿城風雨，朋友親戚，無不知曉，見着面時，便問他訟事如何，覺着十分不得勁，現見方太太肯出來調陳，正合己意，便道。「只要這事能和平了結，我就吃點虧，也不要緊。」方太太道。「岳海這人最講面子，他面子過得去，便不至出來刁難，請你親到岳海家裏，和他周旋，只要岳海答應不管，玉桂無人幫忙，她自然氣餒，我再從中一勸，便可以回來，聽你約束。」麟祥見方太太所說不錯，若長此徒爭意氣，殊屬無益，也就答應，方太太去後，麟祥親到岳海家裏，岳海不在家，留下名片便走了。第二日，一清早又去拜訪岳海辭他病了，麟祥只在客廳不去，岳海見他如此，只好出來，麟祥一見岳海，連說許多抱歉的話，並說前遣呆文前來涉罪未蒙諒解，現在自己特來陪話，岳海道。「令郎自和令媳失和後並未會到過我這裏，他若果然能前來認錯，這事早已了結，何至涉訟公堂。」麟祥見說，才知道呆文惜師未去涉罪以致岳海發生誤會地方。說道。「呆文荒唐，背我的教訓，我回去自當訓誥，現在只求你老哥從中轉圜，把這事和平了結，我就感謝不盡，以前的錯誤，全在我身上，我不罷先事預防，以致家庭中鬧出笑話，他們年輕人，沒有見識，我也太糊塗了，你老哥德望素孚，只要你肯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兩家轆轤，立時冰釋。岳海見麟祥，一口恭維，自己面寸，已擺得十足才做做

點頭道。「這事我當向方家說去，看是如何，再行回覆。」麟祥又進一步道。「方家方面也沒多大問題，得是玉桂請你着實勸解，聽說玉桂近來常在府上，和令峻極其相得，只要玉桂能回心轉意方家太太，無不諒解因又把方太太出來調陳的話，對岳海述了一篇，岳海見麟祥單刀直入，責任全卸在自己身上更是推辭不得，對麟祥道。「我們是老友什麼事辦不到且盡我力量。」麟祥稱謝了回去。岳海把麟祥來意，對玉桂說明，玉桂聽了，觸動心緒，嗚嗚咽咽哭了，倒弄岳海爲難起來，只怔々看着玉桂，玉桂哭了一回，又說道。這事我很不願完這好辦，我的家庭的苦況，現在也說不出，事在今日。簡簡單單這麼一說，就完了，我不願意這麼辦，說看，又哭起來，岳海勸道。「麟祥既然覺悟，你若回去，諒不至再簿待。」玉桂道。「我所恨是杲文，杲文如此舉動，和我一點感情沒有，我若回去，他一定和我不對，就是麟祥他心裏未必是當真覺悟，前來挽您調陳，完全爲顧全自己面子，我再到他家，他不定和我如何爲難，只拿不冷不熱態度相待，我就受不了的。」岳海道。「那末據你意思，要澈底解決嗎。」玉桂道。「一不做二不休，現在面子已破，要我再回般家，實在萬難。」岳海見玉桂不願回去，自己調陳不來，心上甚是不樂。次日麟祥又前來探聽消息，岳海見麟祥又親自來問，不就把玉桂的意思，告訴麟祥，只說道。「現在我已命小女慢慢勸導，還須幾天他氣頭一過，這事便好商量了。麟祥見岳海有點枝梧，料想其中，還有困難地方，因對岳海

道。「是不是玉桂方面，還不滿意。」岳海道。「她怕回去之後，杲文舊態復萌，結果家庭仍是不安。麟祥道。「既是如此，我再叫杲文前來一趟，親向玉桂陪話，等他二人意見消滅，玉桂再行回去。也末嘗不可。」岳海道。「能如此更好了。家庭事，總須有一個吃虧。就好辦。」麟祥見岳海話意已軟，又道。「這事只須老兄肯幫忙，沒有不了的。」人談了一會，麟祥回去命杲文親去岳海家裏，向岳海和玉桂周旋。杲文心上非常不願，勉強來到岳海家裏，岳海不在家，玉桂也不肯見面。杲文討一個沒趣回去，心上忿忿不平，說道。我甯醉一世沒有妻室，也不願再受這委曲了。」麟祥見玉桂不肯和杲文見面，心上的實不高興，說我們父子親行上門陪話，什麼事都可諒解，現在你還擺架子，太把我般家看不起了，我般家短了你這樣一個媳婦，也不算什麼不過我好顧全面子上起見，委曲求全，不願把家事外揚，現在既然如此，只好暫時聽她。杲文道。「玉桂要求每月給予着贍費三百元，在我們家裏在況，決辦不到，就可以勉強辦到，玉桂益部目中無人了。」麟祥見杲文也不主張調和，知道勉強撮合，結果他二人感情既失，終不能和合，家庭上仍要發生齟齬，遂把此事擱下，岳海前因麟祥親來央求以為這事，總可以和平了結，請文青在法庭方面，不必追得太緊，至一切出庭訟費等等，願按次奉給。文青見岳海如此主張。自也不更如何，玉桂見訟事突然停滯，十分着急，私下和鳴鳳商量，這事如何辦理，現在走到半路上，老人家忽忽不努力進行，事情

拖延不能解決。鳴鳳道。「我看父親，似給麟祥運動了，他昨天在我面前，還一力勸着我，不要再叫你生氣，殷家方面，有意求和，父親意思要叫你就此下台，順他們意思，暫行回去。玉桂聽了發急道。「果然如此，我寧願一死，決不再到殷家磨折了，我的脾兒，你是知道的，我絕對不能如此屈就。」剪鳳道。「現在別的不用管我們先打一條出路，我父親一則受了麟祥運動，以爲不如此，兩家對鬧着，終非了局，其次也爲你縱使訟事護勝，殷家答應以後你的生活方面，也要發生問題，現在只要我們能找出一項職業，有了立足地步，別的事都不怕了，無論訟事勝訴也好，敗訴也好，你誓不回家，他們就沒有辦法。」玉桂道。「你說得不錯，不過要求自立，很不容易，你看有什麼事可作呢。」鳴鳳道。「我們舊同學史惠如，現充育敏女子小學校校長，等我去找她們商量，請在學校裏想法，應該沒有什麼困難，不過小學校員，一人要擔任許多功課，不曉你肯不肯受累。」玉桂道。「我只要手邊有事做，月間有一點進款，擔任董事，我能力能辦得到沒有不願意的。」鳴鳳道。「那末，我現在就去商量，據我看，你肯屈就小學教員，惠如當然歡歡。」說着，向玉桂笑一笑道。「她們學校要找我這種資格，當小學教員，是不容易找得到的。」玉桂道。「你別和我開玩笑，我還幾天，正急得無法，只要你能替我尋得一個小席面，我得了棲身所在，什麼事，我都幹。」鳴鳳道。「我今天就去，和惠如商量，晚上回你的話，但是我說妥之後，你可不能不幹。」

「玉桂道。」當然的，在社會上做事，總要全始全終。「鳴鳳見玉桂意志堅決，當日便去找惠如，到晚上回來對玉桂道。「事情是說妥了，每月薪金二十元，但每一天到晚要在學校，擔任四門課程，不曉你願意不願意。」玉桂道。「所擔任是什麼課程罷。」鳴鳳道。「課程並不難，國文，算術，自然，社會四門。第四年級學生課程極其淺近的」。玉桂道。「就擔任四門課程，一日有幾個鐘頭，總可以了事，何用一天工夫。」鳴鳳道。「四點鐘本可應付，因惠如還要幫忙辦理些學校筆墨，所以每天早上八點到校，總要下午五點鐘，才能回來，我因為若單教授課程，倒不成問題，還要帮他辦點學校筆墨，我怕你麻煩，所以未答應他，先回來徵求你的同意。」玉桂道。「我此時只求有棲身之所，便好了，多辦事，心身有所寄託，我更是願意。」鳴鳳道。「那末我再去接洽。」玉桂道。「你就一一答應，就是了，什麼我願意不願意，請放心吧，」鳴鳳見玉桂說得如此堅決，便又向育敏學校接洽，事情交涉妥了，玉桂便到校任事，所幸所担任功課都是極其淺近毫不費力，校長史惠如對她很尊重，玉桂初出任事，勤慎從公，一瞬半個多月，一面要求岳海替他設法，脫離家庭關係，岳海見玉桂已有相當職業，此後有個安身所在，便又催陸文青進行訴訟，麟祥見杲文嫌惡玉桂，已成勢不兩立之勢，而玉桂又不願回來，便和岳海商量，兩方離婚，只須不經官所，免傷體面，你可辦到。岳海又和文青一度商量，擬定私下脫離辦法，雙方各立一字據為憑，不必再經官

所，只暗中自了，不傳揚出去，便與體面無損，岳海一想，也只好如此了結，當下也就答應，由文青作證人，替殷方兩家，各立一紙字據，宣言脫離關係，這事對法律上雖不完備，但能此了結，外面戚友，多不知道，未嘗不好玉桂爲了離婚憑據，自此一身自由，她素性本極活潑，自此每日在學校服務外，有工夫只和鳴鳳在電影場或戲院各處消遣。惠如見玉桂筆墨通順，人又很和氣，和她倒很相得，由二十元薪水，增至二十六元，爲數雖屬無多在惠如已算是另眼相看了。一天玉桂由學校支了薪水回來，本想請岳海和鳴鳳，到外面小館子用飯，岳海因爲牙痛未去，鳴鳳見她父親病了，也辭不去，玉桂很無聊地，自己一人到真光電影場看電影，到散場之後，走出門口，正要僱車，忽見一個男人，猛向她背後一撞，玉桂一看乃是崇學俊，見他滿面酒氣醺々，喝得爛醉，正要躲開，學俊一手已把玉桂衣襟抓住道。「大姑娘，你可以借我幾塊錢嗎。」玉桂道。「我沒有錢。」說着要走，學俊緊緊拉住道。「你娘病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也該回去一趟。玉桂見學俊大聲大氣嚷着，傍邊圍了許多人。急道。「你別扯我，我還有事呢。」

第二回 平地起風波陡來蕩子 芳名題花榜被困惡奴

學俊見玉桂要走，便伸手道。「拿錢來，我放你去，不然，我就帶你回家。玉桂見學俊

當衆拉拉扯扯，一時窘極，忙由身旁取了兩塊錢，遞給學俊道。「請你帶去吧。」學俊蹙了一眼道，「兩塊錢數什麼。我不要，」玉桂道。「我明天回去看母親，再多帶點回去。」說時把衣角猛力一扯，却把衣襟撕破一角，學俊見撕破衣襟，才放下手道。「大姑娘。我明天在家等你，」說着乜着醉眼滿跚走了。玉桂急由人叢中擠出，僱一輛車，回到家裏，心頭小鹿，還是不住亂撞，見鳴鳳和岳海都已安歇，自己回到房內，定一定神，也就睡去。次日仍照常往學校上課，到得晚上回來，心上深怕學俊前來吵鬧，幸而等到天黑，並不見學俊前來找她。玉桂才放下心到得十二點鐘，岳海在城外看戲回來，車剛停在門口，正要叩門進去，忽見後面，跟來一輛人力車，由車上跳下一個人來，撲向岳海身旁，岳海在黑暗中，出其不意，却嚇了一跳，定睛一看，認得是崇學俊。酒氣醺々，脫下帽子，向自己點點頭道。「關老伯回來了，我來接玉桂姑娘。岳海見深夜前來迎接玉桂，以爲方家裏老太太病了，忙讓他進去，那知醉鬼一到裏面，藉着有酒蓋面，更放起刁來，拍着棹子，叫玉桂出來說話，玉桂早已安歇了，一聽學俊前來，知道又要向自己要錢，不敢出去，學俊在客廳等了許久，見玉桂不露面，益發大嚷大鬧，岳海平日本看學俊不起，說他下濫貨，不是東西，現見他在客廳大鬧大嚷，氣不過出來說道，崇大爺，你有事要找方大姑娘，也看什麼時候，半夜三更，跑到人家院裏，大鬧大叫。成什麼體統。我念彼此都是世好，不然，我要叫當差，把你扯出去

。「學俊道。『你說什麼，我是來找我的親戚，和你什麼相干。你有什麼權力，敢把我趕出去。你自己想想看，你做的事，可以對得住人家嗎。』岳海道。『我有什麼事，對不住人家，你且說來。』學俊道。『我們的姑娘好好的在殷家，你從中唆使，和殷家訴訟離婚，鬧得我家親戚都沒面子，你却從中取利，別人瞞得了，我是瞞不了。』岳海勃然大怒，拍着棹子道。『混帳。放屁。快給我滾出去。我作了什麼事對不住你。我從中取什麼利益。』學俊見岳海破口罵他，益發放刁道。『大爺不走你要怎的。』岳海道。『你不走，我拖你出去，你是賊。』學俊道。『你才是老賊呢。』二人一鬧，不免驚動宅裏諸人，玉桂聽得是學俊在外面無理取鬧，急忙披衣起來，走出去，正要勸解，不意學俊一見玉桂，搶上兩步道。『好了。你出來了，咱們走。』玉桂見他也斜醉眼，醉醺醺樣子，嚇得倒退兩步，躲在岳海身後道。『關老伯。不要和他生氣，他今晚喝醉了。』學俊道。『我一點沒醉，我今天是我來找你的，你不說今天回去嗎。姑娘還等着你。』玉桂道。『現在已是半夜，我等明天回去。』學俊道。『這個不行，姑娘病着，一切醫藥，全等你回去商量。』玉桂明知他是瞎說，意思無非要錢，說道。『我今天不能回去，要不，你先帶幾塊錢去，請醫生。玉桂說時，由身畔取出五塊錢，放在棹上，學俊也斜醉眼，向桌上一望，問道。『這是多少錢。』玉桂道。『五塊。』學俊搖搖頭道。『五塊錢穀什麼。』玉桂道，『我薪水未支出來，你先拿去，等我薪

水支出來，再送過去。」學俊把桌上鈔票拿起來，向衣袋一塞，說道。「你明天一定要回去的，」玉桂急要打發他走，點點頭道。「我明天一定回去。」學俊才一顛一扭，蹣跚走了。岳海見他出去，氣得跳着腳罵道。「那兒有這種糊塗東西，半夜三更到人家胡吵，方小姐你也太好了，這種荒唐醉鬼，你信他胡說，你的錢，來得不容易，如何白給他五塊錢。」玉桂聽了，把昨天在真光電影場門口受窘情形說了一遍。岳海道，「你早告訴我，我今天就不許他進來，」玉桂見岳海生氣，又陪坐了一會，才行進去。鳴鳳知道也怨玉桂不對，相待這種人，不應老實，今天開了這例，以後遇沒有錢時，便找上門來了，玉桂給大家一說，也覺後悔，但事已至此，也無可如何，自此玉桂早晚到學校，時時刻刻留心，幸而在路上，竟沒遇見學俊，如此又過一禮拜，有一夜約莫將近十二點，岳海躺在烟榻上，正拿小說解悶，忽聽街門打得震天價響，打雜的因是半夜有人叫門，隔着門詢問是誰。門外只應道。「開了門就知

道了。」門內當差見應得含糊，怕有暴徒前來騙門，不去理他，那人便在門外大罵起來。岳海在房內，聽得暴躁，跑出來，叱問道。你是誰。敢在這裏潑野胡鬧。」那人一聽是岳海說話聲音，益發大聲罵道。「你不認我嗎。你把我們姑娘留起來，幹什麼。我今天特來接我們姑娘回去，你快把門開了。」岳海道。「你是誰。」門外道。「我是崇大爺，你不認得嗎。」岳海道。你快走，我這裏不許你前來搗亂，」學俊見岳海關着門，不許他進去，在門外便

老賊。老糊塗。罵不絕口，氣得岳海，要開門出去，和他拚命，家裏人一勁把他勸進。玉桂見爲了她，害得岳海生氣，又氣又愧，深恨自己命該磨難，剛得一點安閑，又出了學俊，這樣一個壞蛋，和她搗亂自那天起，玉桂出門益發留神，深怕在途中，爲他所劫，學俊自那天叫門不能進去，懷恨在心，每日屢屢要想報復，幸因玉桂處處留神，奈何她不得，有一天，學俊走到吉祥門外，正要看園外掛的戲榜，一看岳海也在那裏，徘徊觀望，悄悄走了過去，突然大聲喊道。「關老伯。你好呀。」岳海出其不意，却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原是學俊，不由心頭火起，狠狠睨了一眼，不去理他，學俊本有意挑釁，見岳海如此，把嘴一努，說道。「關老伯。你把方家大姑娘藏在家裏，幹什麼。岳海道。「你說什麼。我不懂。快走開。」學俊道，「你說什麼，你把人藏起來，不承認嗎。我今天不能再和老先生講交情了，請你趕快把方小姐送回來，不然我要和你到警察署去，」岳海見他無理取鬧，氣得連罵混帳，學俊道。「你別罵人呀。有理講理，我也不能和你多說。」說着上前要去拉岳海，岳海見他如此無禮，拿起手中旱烟管，一手揮過去，打在學俊額上，學俊見岳海出手打人，索性用出潑皮手段，就地一滾，高喊道。「哎唷。哎唷。打死人了。救命呀。學俊如此一喊，一時飯館戲園的客人茶房等，奔出來觀看，內中有認得岳海和學俊的上前勸止，把學俊扶起來，問他傷在那裏，一面把岳海勸走，學俊額上，白挨了一烟管，訛詐不來，見岳海走了，頓足大罵

老賊，姦誘學生，拐藏他的親戚，信口雌黃，當衆說了一氣，悻悻走出東安市場，在市場外一家小酒舖裏，喝了三兩白乾，趁着醉意，一逕又找到岳海家裏，見街門虛掩，也不叫門，一直撞了進去，門房的打雜要待攔阻時，已來不及。學俊一到院內，便大聲喊道。「叫你們出來，打死人要償命的，岳海此時尚未回家，只有鳴鳳在內，見學俊如此潑野，嚇得躲在屋內，不敢出來，學俊在院內叫喊一會，見沒人理他，索性躺在地下，大叫大喊起來，在此時玉桂由學校回來，剛走進門，一見學俊躺在院內叫喊，急縮身躲了出去，幸而未給學俊看見，剛走出巷口，碰着岳海，也坐車子回來。玉桂站在路旁連喊不要進去，不要進去，怎奈車子走的太快，岳海竟聽不見。岳海車到門口，由打雜告訴他，學俊在裏面潑野說給人打了，要我們賠償呢。岳海一聽不好，知道見着面，一定大麻煩，正要退出來，不想學俊在院內，早已看見了，就地一滾，爬了起來，一直追了出來，抓住岳海道。「你還我人來，你今天要再不承認，我和你打官司去。」岳海氣得渾身打顫，一句也說不出，鳴鳳在裏面聽了怕岳海氣壞，忙趕出去，對學俊道。「有什麼事，可以慢慢商量，不要拉拉扯扯。」學俊道。「打傷了人，該賠償的，我現在給他打壞了。」鳴鳳道。「請你先放手，應如何賠償都可以。」學俊把手一放，鳴鳳先把岳海扶到裏面，又命打雜，讓學俊到客廳坐去，等玉桂回來，再慢慢商量，學俊道。「我今天的事，不在玉桂，是在你們老太爺打人的，我不要命了，就死在

這裏吧。」說着又要躺在地下。鳴鳳看學俊這神氣，意在訛詐，便拿出十塊錢，交給學俊道：「這十塊錢請崇大爺先收下，別的事，等方姑娘回來再說好不好。學俊道：「我腦袋上，受了重傷，十塊錢够什麼。」鳴鳳道：「不够可以再來，我們彼此都是世好，一點誤會地方，崇大爺何必介意呢。」學俊見鳴鳳如此說話，便趁此收蓬轉舵，把鈔票接過去，點一點說道：「我今天看着大小姐的面子，就受點委曲，也不敢理論，方大姑娘回來時，請您告訴她，老太太病很重，務要立刻回去。」鳴鳳送了他出去，回到裏面，見老父躺在床上，只喊胃痛，鳴鳳知道他向來一生氣，便要胃病發作，在屋內伺候到九點鐘，才安睡了。玉桂那晚在外面直躲到十一點鐘才回來，鳴鳳告訴他，學俊來此吵鬧情形，玉桂忙取出十塊錢，交還鳴鳳，鳴鳳那裏肯收。玉桂道：「照這樣我不敢再寄住這裏了，學俊三天兩天前來吵鬧一次我們如何受得了。」鳴鳳道：「別的不要緊只是學俊無理取鬧，害得老人家生氣，他的胃病一發作，總須幾天不能吃東西。」玉桂道：「學俊敢來這裏胡鬧，因為我住在這裏，現在我暫搬走，他若再來時，可以給他一個沒趣，以後他就不取再在這裏潑野了。鳴鳳道：「你說的不錯，但你搬出去，寄住在什麼地方。」玉桂道：「我學校有位女教員李玉衡，她便住在北河沿賓賢公寓，一個人住兩間，一月不過花上十七八元，我想暫搬到那邊，等這裏把學俊對付過去，我再回來，你看如何。」鳴鳳道：「我就怕你挪在外面不便當。」玉桂道：「我在

這裏，累你一家人都不安靜，心裏，非常難過。」鳴鳳道。「這事須回明我父親，你再搬出去。」玉桂道。「我看暫時不告訴老人家，等我搬出去後，再向老人家說明，以後學俊有來搗亂時，你們便有法對付了。」鳴鳳見玉桂決意要走，不便阻止，第二日，玉桂便移到北河沿賓賢公寓，居住，和李玉衡，只隔兩間屋子，每日早晚，同去同回，到也不覺寂寞，公寓裏所住客人，十停倒有九停是學生，內中第八號屋子，住有一位客人，秦寒波，是一位師長兒子，現在陸軍大學肄業，藉着手邊有錢，終日交朋結友，隨意揮霍。那天見玉桂搬進公寓來，一個年輕輕少婦生得又漂緻又時髦。他早就注意，每日在公寓遇着玉桂，總要嘻着臉，上去招呼幾句，玉桂向來出衆，又因是同寓客人，和他攀談幾句，無關緊要寒波有和他招呼時，玉桂總應酬幾句，李玉衡見了，很不贊成，常對玉桂說，寒波是個棍袴子弟，不要多和他接近，玉桂覺着，現在社交公開，男女本沒什麼界限，在玉衡見寒波是棍袴子弟，在自已眼光看來，公寓中只有寒波算是最漂亮一切言語舉動，都極其大方，玉衡不贊成他，她却認爲不錯。同在一公寓，彼此往來，日漸接近，每到學校，功課完後，寒波早在校門外等她同到公園，或是娛樂場各處盤桓。自從玉桂和寒波形影相隨，便生了許多謠言，尤其是玉衡對玉桂常常規勸，說我們當教員的，身分清白，一切舉動，要格外謹慎，玉桂聽了，毫不放在心上，因自結識寒波以來，見他事事能順從己意，只要自己稍爲表示寒波無不惟命是從，

有這樣一個朋友，日夕追隨身後伺候，那肯拒絕。玉衡見玉桂和寒波日夕纏在一起，耳邊又聽了許多閑話，便告訴玉桂道。「我們校長，人極嚴正，教員中有行動不正，給她知道，馬上辭退，現在外面對你有許多閒話，你知道不知道。」玉桂和寒波兩情正熱所謂忠言逆耳，那裏肯聽玉衡勸告。玉衡見玉桂給寒波誘惑，日益放縱，甚至澈夜不歸，學校功課，常至缺席，便把玉桂在外浪漫情形，告訴惠如校長，惠如因教員最重品格，玉桂在外放蕩，有沾校譽，便把他停職，玉桂却一點不介意，說一個人，最要適意，現在心靈上，既得安慰，小一一個教員，算不得什麼得失，寒波見玉桂因為自己失館大為感動。從惠玉桂，搬出公寓，同在崇文門外，吉星旅館住下，又勸玉桂到貝滿學校肄業，藉求深造，至一切學費，完全由自己擔任。玉桂見寒波如此熱心資助，非常感激，屢次表示，願委身相從，寒波却很爽直，告訴玉桂，自己去陝西，已娶有家眷，若是再把玉桂娶回，名分上，似有種種不委，不如暫時只作同居之愛，彼此轉見自由，玉桂自經家庭一次變故，深知其中苦況，也覺寒波所說的話很有深意，一個人但求眼前的樂意，何必拘於名義上無失。自此玉桂和寒波雙棲雙宿，日間各到學校肄業，晚上出到各處娛樂場行樂，遊人見他們雙雙儷影，無不稱羨。學俊起初不知道玉桂移住公寓，還到岳海家裏搗亂，給岳海檢白一頓，逐了出去，他便在公寓左近偵伺，見每次玉桂出入，身旁總跟着一個漂亮少年，好似侍衛般不離左右，學俊看不準，不知

是什麼人，不敢搗亂，有一次手邊逼着要用款，見玉桂由公寓出來，乍着胆撓住胡同口，想找個機會，和玉桂訛錢，只因寒波在旁，不敢冒昧上去，一逕跟到市場門口，玉桂見學俊跟在後頭，怕又來搗亂，輕輕告訴寒波，平日和我搗亂的就是這個東西，寒波回頭一看，挺身向前，向他瞪了一眼。學俊正要告訴是玉桂的親戚，要和玉桂說幾句話，寒波劈頭說道。「閣下以前的劣迹，我都知道，現在請你小心，不要來搗亂。搗亂找不了便宜的，」說着，把手杖一指道。「請你走路吧，」學俊瞪着眼睛，想要發作不想寒波一手向他肩上一推，學俊幾乎要跌一交，心上自付決非旭生對手，爬了起來，一聲不響，往馬路旁溜去寒波看了，甚是好笑，對玉桂道。「這樣膿包，也想出來搗亂，真是不知進退了。玉桂縐着眉頭道。「這種人結怨不得，今天有你在旁，當然不成問題，若是只我一人，他就要潑野了。」寒波道。「我永遠要和你一塊走動，你只管放心，他若是不識趣，下次再碰着我，討不了便宜。」玉桂見寒波如此安慰，也不便再說什麼，那天旭生和玉桂走到東安市場。用過點心，回到真光電影場看電影，散後，寒波想要在外面用過晚飯再回去，玉桂因身上不大舒服要回旅館安歇。寒波只好由她意思，回到旅館，旅館櫃房裏送上一封電報，旭生翻好來一看，不由放聲大哭起來，玉桂正在裏面更衣，聽寒波哭聲，忙走出一看，原來寒波正拿着電報，玉桂就他手上看去，電文上寫道。「父病篤速歸挂刪」玉桂看完電報，忙把寒波勸住道。「事變出意

外，你現在還是趕快回去要緊。」寒波道。「你在這裏怎麼辦呢。」玉桂道。「只要老太爺病好了，我們甚麼事都好辦，你走吧，不要爲了我一人，耽誤大事。寒波見說一想，也無可如何，第二日，只好和玉桂暫時分手回去。玉桂自寒波去後，大見寂寞，因爲這一月來，每日裏和寒波在各處娛樂場逛慣了，現在一人在旅館，竟守不住，於是一人獨往公園閒步心裏悶悶不樂，兜了一圈，竟得有兩個很漂亮的青年，緊跟在後頭，由春明館，一直跟到水榭，走上土山他二人也跟上土山，玉桂在土山站了一會沿着窄窄的山徑穿去，脚下高跟的皮鞋一脚誤躐在一塊歪斜石頭上，身子一歪，幾乎摔了一交，後面跟着那青年，急搶向前一手把玉桂拉住，口裏說道「險呀。」玉桂已屈下一足，幸被他拉起，不由臉上一紅，口裏說道。「謝謝。」那青年道。「由這裏跌下山去，可不輕，密斯你只一人來呀。您貴姓。」玉桂道。「我姓方。」那青年見玉桂只應一句姓方，不說別的，知道她沒有伴侶。說道。「請密斯方到春明館，歇一歇如何。」玉桂把頭點一點，問道。「你貴姓。」那青年立由衣袋內拿出一張名片送給玉桂，玉桂一看上面印着袁守農三字，接着那身後青年也遞過一張名片印着雍久年三字，玉桂點點頭道。「我沒帶名片，笑了笑，和袁雍二人一同到春明館彼此談談說說，袁雍二人，見玉桂隨意談笑，毫不拘泥，知可勾動，益發施展誘惑手段，把玉桂一個人，捧得和天上神仙一般。玉桂墜入玄中，此時主觀中，只覺一個人能適意，便不負此生，袁

雍二人本是公園獵豔的專家，同學既多，見玉桂毫不拘泥，呼羣引類，偶在公園和旅舍聚會，必請玉桂加入，玉桂每召必至，日子一久，玉桂和守農打得火熱似的。有一次袁守農和玉桂在惠中旅館住了一宵之後，第二日一早，守農有事先行了，玉桂正躺在沙發上休息，忽見房門一動，走進一個茶房，含笑問玉桂說道。「方小姐。你住在什麼地方。那邊有電話沒有。」玉桂見他問得奇突說道。「你問這個幹什麼。茶房笑道。「以後有人請方小姐，我可以打電話通知。」玉桂見說，不禁臉上一紅。茶房道。「我們這裏，是有規矩的，方小姐應該知道。」玉桂見他說得如此慚慚。不由生氣道。「你別胡說，什麼規矩，我不懂。」茶房仍笑道。「我說的是實話，只要方小姐把住址告訴我，我以後招呼的地方很多，彼此有好處。」玉桂紅着臉道。「你說什麼。我不懂，快出去。」茶房仍笑嘻嘻站在旁邊道。「方小姐請你仔細想一想我是好意，若是方小姐不願意，後來只怕鬧出笑話，我們當茶房，彼此消息很靈通，那一路的人，瞞不了我，方小姐你偷偷摸摸不方便，何如過了明路，我們還可以替你幫忙呢。我今天並不要方小姐什麼賞錢，只要方小姐把住址告訴我，以後有機會我和方小姐通知，到那時方小姐心上喜歡，賞多賞少，無不可以的，不然方小姐下次再來時，我們幾個夥計，便要暗地使壞了。玉桂給他一哄一嚇，一時倒弄得沒有主意，忙忙問道。「你叫什麼名字。」茶房道。「我名李三。」方小姐道。「我就住崇文門外吉星旅館七號。」茶房見

說，由懷內取出一本小本，把方小姐住址寫上，含笑對玉桂道。「是了。以後有機會。我就打電話到吉星旅館通知，那邊幾個茶房也都是我的熟人，方小姐道。「你知道我的住址就是了，何必打什麼電話。李三道。「這是規矩，方小姐規定多少。」玉桂聽了十分不耐煩道。「你別胡說，什麼規定，我不懂。」李三仍微微笑道。「我們旅館門外，有兩輛熟車，一個名王貴一個名李富，方小姐有出門時，坐他的車，最方便的，他和西城幾家公寓掌櫃都認得，有什麼只須讓他去辦。」玉桂見李三，不三不四站着旁邊亂說，縐著眉頭道。「你出去吧，不用說了。」李三才含笑點一點頭，走了出去，玉桂坐在房內，靜靜一想，旅館的茶房可惡極了，他如何一猜便着。竟敢進來當面直言。難道守農暗中和他們說過，不然他們如何有此大胆想了一會，仍想不出道理。玉桂在房內，休息到十二點才行出了旅館，一到門口，那茶房李三早搶過來。到門口高聲喊道。「王貴。王貴，倏的見一輛極漂亮人力車，趕了過去，李三指着車子，向玉桂道。「方小姐請你坐這一輛車，車錢隨便瞧着給。」玉桂也不便推辭，只說道。「可以的。」坐了上去王貴問道。「方小姐是回吉星旅館嗎。」玉桂見他問得很靈便，微微笑道。「是的。」王貴邁開飛腿，不一會工夫，便拉過吉星旅館放下車。玉桂見他跑極快，取出三毛錢給他，王貴謙讓道。「何必那末多。玉桂笑了一笑，走了進去，王貴問道。「方小姐還要出門嗎。」玉桂搖搖頭道。「我不出門了。」走到裏面，心想今天無

故爲茶房所迫，過了幾天，挪一個地方，他們就無從找我，又想我一挪開，不但茶房李三無從打聽，就是眼熟幾位朋友，他也不知道，不過這地一來，以後生活費，大感困難，無波一去，既無音信，而家裏方面，又大加白眼，此時既處這樣環境，也不遑顧及一切，只好閉上眼睛，姑且幹一幹，幹到那裏是那裏。玉桂前後想了一回，又把挪移旅館的計劃取消，過了一天，守農又來時，玉桂又不便把茶房李三近來麻煩的情形訴說一遍，只說以後不願再去惠中旅館，守農以爲惠中旅館招呼不好，便說外面旅館多得很，隨便你愛上那一家，都可以的，不一定在惠中，玉桂因見守農不明白自己意思，也不復再說，只問設使我搬一個地方，你說好不好，守農道，「你在這裏住得日子已多，一切都便當，何必要搬家呢，」我今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玉桂道，「有什麼好消息，」守農道，「我有一個同鄉剛從陝西來的朋友慕你的名，要和你見一見面，」玉桂道，「這算得什麼好消息，」守農笑道，「我這個同鄉，人極爽直，手頭也非常鬆動，和他結爲朋友，對你一方面，很有利益，」玉桂道，「他如何認得我，」守農道，「這個不用說了，我算是介紹，還不行嗎，我這朋友說今天就要來飯店見你，你贊成不贊成，」玉桂道，「既是你的朋友，我見一見也無妨事，」守農道，「那末請你等一等，我去知會他，一會便來了，」說着走了出去，玉桂急忙換上一件新衣服，把頭髮略整一整，過了一會，只聽門外汽車鳴響了幾聲，守農早陪了一個鬚腹秀頂大

胖子，走了進來，身上穿着一件藍綢夾袍，罩上玄馬色褂，襯着一張紫膛臉，搖搖擺擺，走了進來。玉桂一看，來客身材，和蠢豬一般，心裏便不高興，因是守農介紹的，勉強延他在房內通過名姓，才知來人姓齊名良正，是天津著名大財主，玉桂見他說話粗魯，一張嘴一口葱蒜味，非常難聞，見守農在旁，極力周旋，自己只在旁邊，略和他說幾句便遠遠躲開，偏是那客人很不識趣，一坐便兩個鐘頭還不肯走，最後又要請玉桂出去吃飯，玉桂辯他有事，良正又坐半個鐘頭，才走了，玉桂埋怨守農道，「你如何會認識這樣一個老朋友，守農道，「你別只看他外表不好，他性情最爽直的，手頭又非常鬆動，你只須敷衍他幾次，他便可極力報效，我介紹你這個朋友，是有一番深意，你如不諒解，」玉桂聽了不由臉上一紅道，「我把我看得太沒價值了，守農道，「凡事要從權，他不過是過客，有一兩禮拜工夫，就回去了，你何妨敷衍他一番，他是商界裏人物，將來很可以介紹幾位闊人，玉桂道，「他那種嘴臉，我見着面就害怕，」守農道，「你是初次見他，再見過兩次，就不覺怎樣難看，」玉桂道，「我希望他給我婉辭給謝絕，以後不要再光顧，我決不願見他的面，」守農見玉桂固執，也不便多說，當晚玉桂便要安歇的時候，茶房在門外回道，「袁先生在惠中旅館請您就去。」玉桂一聽是惠中旅館，不由心裏一動，問道，「是袁先生自己來的電話嗎，」茶房告訴他別挂上，我就來和他說，聽着披上一件褂子，走了出去接過耳機一聽，確是袁守農，玉桂道，

「現在時間晚了，我不願出去，我們明天再見吧，我最不願意到惠中。你何必要在這旅館打電話，」守農在耳機邊笑道，「還有什麼要緊，你快來快來。」說着，噙了一聲，耳機已掛上，玉桂回到屋裏，要待不去，一想守農既在旅館等着不去，一合還是打電話來，不如去了一趟，明天守農一走時和他一同出去，茶房便不敢再來和我糾纏，打定主意，當下催車來到惠中旅館走進十一號房間見守農之外，還有一個客人背轉臉躺在床上，似已睡熟，玉桂走過一看，不是別人，乃是日間光顧旅館，那位齊良正，不由退了兩步，正要向守農質問時，守農早嘻嘻笑道，「他已喝醉了，一定要叫我請你來，你姑且敷衍一下，」玉桂沉下臉道，「你是和我開玩笑嗎，我不對你說過，不願見他，」守農忙向她擺擺手道，「你不用着急，輕一點說，給他聽見不好，你既來了，不妨敷衍一下，他已經醉了，你暫且在此住一下如何。」玉桂很不願意道，「我不能在這裏，我要走了，」守農連連作揖道，「你何妨在這裏多坐一會，我們就在此說話，玉桂見守農一力勸着她，只得勉強坐下，和守農談了一會，只聽齊良正在床上喊道，「她來了沒有，」守農忙應道，「來了，來了，你起來吧，」齊良正一骨碌坐了起來道，「好，好，」一面說，一面走下床來向玉桂一鞠躬道，「方小姐對不住，我剛才因爲多喝了幾杯酒，竟然躺在床上睡着了，您來了一會嗎，」說是涎着臉坐在玉桂肩下，玉桂只把手巾掩住嘴，微微點一點頭，齊良正又把自己粗腕上手表看一看道，「現在已經

十二點，你們二位肚子餓不餓，吃點東西好不好，」說着，向守農看了一眼，守農道，「我一點不餓，也許方小姐餓了，」玉桂見說，向守農微微瞪了一眼道，「我又不是餓鬼轉身，見着東西就吃，」守農陪笑道，「方小姐你不吃東西，吃點寇寇，好不好，」玉桂道，「我一點不餓，什麼東西都不吃」守農見玉桂說的話，很不高興，怕今晚事情弄僵了，一想現在還是早抽身爲是，留着他們在裏面，自行擺佈，免得玉桂一會心裏不高興，借題發揮，得罪了齊良正，那我介紹人，轉覺得進退兩難，當下向齊良正道，「我們大家都不餓，我出去瞧瞧，有什麼菓子，買一點，」說着向齊良正丟一個眼色。逕自走了，齊良正對於應酬等等，外面上十分劣拙，可是緊要關節地方，他却很明白，一見守農走了出來，知道是個機會，隨也站了起來，跟上兩步送守農到門外，只說一聲，你快一點來啊，不等守農答應他，早把門關上，回頭一看，玉桂坐在椅上，仍然不動，齊良正走過去，把黑胖身體，挨玉桂一擠，便坐在玉桂身旁，玉桂向旁一讓，齊良正仍復擠過去，伸大巴掌向玉桂粉頰上輕輕一摸，玉桂已覺得那粗糙的皮膚，刺在臉上生痛，把頭一偏，口要微微說道，「幹什麼，」齊良正趁勢拉住玉桂的手道，「你今年十幾歲，」玉桂見他問得好笑，把頭一偏道，「已經是二十歲了，」齊良正眯着兩眼道，「一點看不出，依我看，至多十八九歲，」玉桂見他傻頭傻腦，說話毫無風趣，問道，「袁先生出去許久怎麼還沒回來，」齊良正道，「你急什麼，也許他不

回來，「玉桂道，「他爲什麼不回來，」齊良正道，「這時候他還不回去安歇，」玉桂一聽，立時站起來想要闖門出去，齊良正只坐着不動，玉桂見房門已給齊良正鎖住，急得滿面通紅，回頭向齊良正問道，「如何把門鎖了，」齊良正笑嘻嘻道，「鎖了有什麼要緊，難道這時候，你還要回去嗎，」玉桂知道了守農的當，此時被關在屋內，若和他翻臉，鬧起來給旅館茶房聽見，更是不好，自己一個怯弱女子，萬敵不過這粗大漢子，既無能力抵抗，只好委委曲曲過了一夜，第二日齊良正很高興送了玉桂回去，到下午邀同守農，來到玉桂家裏，會同玉桂，三個人一同到前門外，廊房大柵欄一帶，買了許多衣料和首飾，回到家裏，玉桂略計算一下，就這一趟出去，齊良正已花了二千多元他既如此一個大冤頭，便樂得狠狠宰他一下，自此一連三日每晚玉桂俱給齊良正邀到惠中旅館，有時遇着茶房李三，玉桂不免花一點賞錢賞給他好叫他歡喜，玉桂既和齊良正逛了幾天，凡是心中愛好的東西，只要略略一說，齊良正無不馬上買來貢獻，玉桂見他手頭果然闊綽，趁這機會，添置許多東西，盤桓一個禮拜，齊良正對玉桂說道，「我的期限已滿，明天便要去灤州一趟你以後有工夫，可以到灤州找我，」玉桂見齊良正在自己身上只一禮拜工夫已花不少錢現在回去，便裝出依依不捨的樣子，把左指上一隻鑽石戒指脫下來，送給齊良正，齊良正道，「我們商人手上，戴了這個不方便，你隨便取一粒金的或是銀的，贈給我，我可以戴在手上，」玉桂見說又拿出一個金

的，親替齊良正戴在指上，當晚並送齊良正到東車站，見袁守農也在站上，及火車開行時，見袁守農也跟齊良正跳上火車，玉桂在月台上，問道，「你上那兒去，」守農道，「我跟齊良正一同到灤州，」玉桂聽了，心裏很是悵悵，問道，「你什麼時候可回來呢，」守農道，「總得幾個月吧，有機會我就來看你，」說着，一聲汽笛，火車已開動了，玉桂只見齊良正和袁守農兩人，俯在車窗上，不住向自己點頭，急用手絹，向火車招展，過了一會，火車開行已遠，漸漸看不見了，玉桂才行出站，正要催車回去，却見雍久年正站在站門口張望，一見玉桂走了出來，含笑迎上兩步說道，「你來送袁守農嗎，」玉桂道，「是的，」久年道，「守農這幾天把你當個應酬品，你知道不知道，」玉桂愕然道，「你這話怎麼講，」久年道，「你這人也太老實了，你知道守農替你介紹齊良正，是什麼用意，」玉桂道，「不過多結交幾個朋友吧，」久年道，「守農把你介紹齊良正，是爲自己要謀一個位置，現在他的目的，總算達到了，他這次跟齊良正到灤州開設開某大公司去，你一點也不知道嗎，玉桂聽了，默然不語，心中暗忖，原來守農有這種計劃，所以一力慫恿我，和齊良正聯絡，但我雖被他利用，却也要了齊良正不少東西，因微笑道，「你們這些男人，都是有心眼的，我老老實實看待你們，你們便弄巧計，來欺騙我，」久年道，「這是守農幹的事，和我不相干，我好意思告訴你，你如何反說我不好，」玉桂道，「你既知道這情形，應該早告訴我才是，何以等

到他們都走了，才和我通知呢，」久年笑道，「破壞人家好事，是有罪孽的，」玉桂聽了，微微啐了一口，久年又問道，「現在你是回旅館，我送你回去好不好，」玉桂道，「隨你的便，你愛來，儘管來，我不阻止，」久年見說，便替玉桂僱兩輛車，一前一後，不久工夫，便拉到旅館門口，玉桂讓他到房內。久年道，「我今天本想要到天津去，因遲了一步，趕不上，明天便要走了，我這一去，須半個月回來，我想你在這裏，也很寂寞，我有兩個朋友，替你介紹，不曉你贊成不贊成，玉桂把眉一皺道，「你的朋友，也是在商界嗎，」久年道，「我是在學界，一個姓秦的，是陸軍大學教官，一個姓李的，是北京大學職員，」玉桂道，「我近來對外面不認識的人，很不願和他接近，既是你介紹，當然靠得住，叫他有工夫，不妨來談談，」久年聽了，很是高興，又問道，「你這裏便當嗎，還是到別的旅館去，」玉桂道，「這個隨便，」久年道，「我今天晚上，就叫他們來好不好，」玉桂道，「橫豎我是閑着，今晚他們若來，我就不去看電影，」久年道，「今晚九時必到，請你等一等，」二人又談了一會便走了，玉桂在屋內，正要稍爲休息，忽見茶房進來回道，「惠中旅館有電話，請你說話，」玉桂道，「是什麼人來的電話，」茶房道，「那邊沒說明白，說方小姐一聽電話，就知道的，」玉桂一想，齊良正和守農都走了，現在沒有別人。一定是那邊茶房，打電話，便對茶房說道，「你告訴他，我不在家，」茶房走了出去，一會又進來回道，「那邊說方小姐回

來了，請打電話通知，」玉桂見他說得顯預，也不理他，到了九點鐘，果然久年帶了秦李兩人來了，玉桂見那姓秦的態度，極爲文雅，那姓李氣概稍爲粗鹵，和二人周旋之後，久年要邀大家出去，在利昌飯店吃飯，玉桂道，「我晚飯早已用過了，」久年道，「我們到利昌飯店，你就用過了飯，也可以到那裏談談，」玉桂見久年殷勤相邀，只好一同他們前去，久年和秦李二人因未用過飯，各要了飯菜，玉桂只要一杯紅茶，在旁相陪，四個人談談說說，過了一會，大家吃完，臨走時候，久年對玉桂道，「我今天替你們介紹以後，彼此便是朋友，我明天便要到天津去了，李秦二人都笑道，「今晚應該我請你才對，你如何還破鈔呢，」久年指着玉桂道「我爲的是她，因爲我和守農一走，她又不願出來交際，一個人住在旅館裏，很寂寞的，所以我今晚特爲二君介紹，彼此結識後，各有各的好處，」說着，自己先起來，玉桂聽了，倒有些不好意思，心上却甚感激，覺着這人，比守農好，還有一點良心，當下大家散了之後，玉桂回歸旅館，茶房又上來回說，惠中又來了三次電話，請方小姐回來就過去，玉桂也不睬他，正要裝歇，惠中的茶房李三，忽然前來，一走進房內，見着玉桂，便伏在地上叩頭道，「方小姐，請你救我一命吧，」玉桂見他如此，大驚道「你起來，有甚麼話好說，」李三磕頭道，「方小姐你答應我，我才能起來，」玉桂道，「到底爲了什麼事，」李三跪在地下道，「今天因爲我們旅館來了一位姓張客人，指名要請方小姐前去，我向這裏打

了幾次電話，沒有回話，那姓張的等急了，把我踢了兩腿，還打我兩巴掌，說你不能把方小姐請來把我打死，他是個灤州利大公司經理，我是抵當不住我沒有法子，跑來請方小姐救命，」李三說着又指自己左頰上道，「我的骨頭都給他打壞了，」方小姐見李三那小白臉上，隱隱有幾道指痕料他所言不虛，李三又不住磕頭道，「只求方小姐到那邊照一照面就可以了事，聽說他今天晚上還有事呢，他只求見方小姐一面，」玉桂道，「這事可怪極了，他如何能認得我，」李三道，「據他說是聽灤州齊良正說的，他和齊良正是好朋友所以他知道，請方小姐可憐我，救我一救吧，若是方小姐不去，張經理一定大發脾氣，我也不敢回去了，」玉桂聽了，心上十分躊躇，照他這樣說這個姓張的定是一個粗暴的朋友，這種人接近不得，他會向茶房發脾氣，安知不會和別人發脾氣，萬一他和我也頂撞起來，豈不自討沒趣，因對李三道，「你既這麼說，我本可前去，看一看，但是這種不講道理的人，我很不願意見他，」李三見方小姐不去，爬在地下哀求道，「他生氣因為方小姐不去，方小姐肯到那邊，不至再發脾氣了，方小姐且看一看去，若是見那人不中談話，就請回來，」方小姐給他苦苦懇求，覺着若是不去，萬一姓張的大鬧起來，不但於我名譽有碍，並且害了李三，這種下流的人，既知我們行狀，必定後悔，將來處處掣肘倒是不好，說道，「你起起來吧，我本不願意去的，現在爲了你，我姑且去看一看，你先回去說，我馬上就來，且叫他等着，」李三見玉桂答

應，才站了起來，稱謝回去，玉桂重新換上衣服，打扮一番，到惠中旅館，走進房間見裏面坐着一位二十多歲少年，身上穿一件玄色呢袍，一張白胖臉，一雙大眼睛，雍容華貴，那裏似李三口中所說的蠻暴的人，他一見玉桂進來，忙讓坐和玉桂問答幾句，玉桂覺着他彬彬有禮，才放下心，玉桂問他爲何認得自己，張經理道，「方小姐在社會上，大名鼎鼎，誰不認得，今天我原要到那邊拜訪，後來由茶房李三說，認得方小姐，他自願去請，我在這裏，等了好半天，方小姐還沒來，我想方小姐不肯賞光，我正要親自前去拜訪，不想方小姐却來了，我和齊良正是熟人，齊良正現在已到欒州了，」玉桂見張經理說話很是文雅，微微笑道，「齊良正在這裏也沒有多少天，便走了，張先生你一向常在北京嗎，」張經理道，「不，我才來幾天，就住在這裏，我聽齊良正說過，方小姐很是隨便的，我才敢斗胆請方小姐前來談一談，」玉桂一聽張經理說話，非常文雅，一切舉動，毫無粗暴氣味，且身強體壯，精神飽滿，面龐又長得漂亮，早已心傾笑道，「張經理和齊良正是朋友，却可以說都是熟人了，我也不和你客氣，」張經理道，「原該不客氣的，不然我多大胆子也不敢勞動方小姐到我這裏來了，」玉桂見她說話謙讓情意殷殷，經過齊良正一次經驗，知道這些朋友比一般學生哥兒們手頭闊綽，便也極意周旋，這一夜玉桂便在惠中旅館混過了一夜，第二早，張經理拿了五十元塞在玉桂衣袋道，「我今天沒工夫陪你出去，你今晚上有工夫，

再來我這裏談談好不好，」玉桂滿口答應，也不敢多行耽擱，忙坐上人力車，剛出胡同口，忽見學俊急步搶了過來，高聲喊道，「姑娘你一向發財，家裏老太太還病呢，你快跟我回去，」說着，橫身攔在車前，又喝令車夫道，「你快給我放下，」車夫給學俊一嚇，不敢抵抗，果然把車放下，學俊又說道，「大姑娘快下車，我們一塊走，」玉桂那敢下車，學俊又說道，「今天那位先生沒來，我也不和你客氣了，你近來出入飯店，都是坐汽車馬車你所幹的事，我完全知道，你也不用瞞我，」說着，伸手要拉玉桂，玉桂縮在車上，只喊車夫，快給我拉走，車夫只是不敢動，玉桂嚇得渾身發軟，學俊又連連說道，「你不下車，我不客氣，要拉你下車，」玉桂見車夫不肯把車拉走，學俊酒臭醺醺，一時記得臨走時候，李三月送上一個紙包，裏面有十元。忙把紙包遞給學俊道，「崇大爺不要生氣，我今晚沒工夫，不能回去，這裏有一點錢，請你先帶回去，」學俊把錢已接過去，用手顛一顛道，「這裏面輕飄飄的一共多少，」玉桂道，「一共十元，」學俊把紙包向地下一扔道，「我要十元幹什麼，我不要，玉桂見他不肯收，自己身邊只還有四十元却不敢拿出來，只說道，「你明天可以到飯店找我，我送你錢，現在我身邊實在沒錢，」學俊道，「大姑娘，請你不用說這些話，今天先和我回去，見我姑母，」玉桂見學俊還是潑賴，把心一橫說道，「回去就回去，我怕什麼，」說着對車夫道，「你給我拉到南鑼鼓巷，」學俊萬想不到玉桂竟翻了臉，要回去，倒吃

了，只怔怔看着玉桂，玉桂又對車夫道，「快走，」車夫趁勢拿起車把，邁步便跑學俊想要跟着車，又捨不得地下扔的那個紙包，及至把紙包拾到手裏，玉桂的車已走得很遠了，學俊在後面盡力喊道，「慢走，慢走，」車夫那裏肯聽，玉桂見學俊落在後面很遠，料他趕不上，對車夫道，「你給我拉回旅館去」車夫見說，邁開飛腿便跑，玉桂在車內，回頭看時，已看不見學俊了，不一會工夫，車到吉星旅館，玉桂才放下心，拿出四毛錢，賞給車夫，走到樓上，茶房迎着說道，「剛才雍先生和兩位朋友，又到旅館找您，在房內一直等了一個鐘頭，才走了，」玉桂聽了，心裏甚是可疑，久年去而復來幹什麼，問道，「雍先生走時，有吩咐甚麼沒有，」茶房道，「雍先生只說，明天要到天津去了，告訴您一聲，」玉桂聽了，也不注意，因自己在路上受了驚嚇，身體非常困乏，走過去在床前脫下衣服，便躺下去，心裏還是突突跳動，想學俊趕來可怎麼辦，後來一想，果然他趕來，這裏人多，叫他們出去調解，不過多給他幾個錢，諒他不至如何，想了一會，便朦朧睡了，約莫一個鐘頭，夢中似見學俊，迫在車前吵鬧，徒然驚醒，嚇得一身冷汗，玉桂舉帳一看，天色還未亮，覺得兩太陽穴，好似刀剜一般作痛，渾身骨節，似脫落一般，痛得非常難過，心想不好，我夜間受了涼，急把被蓋上，一會汗收，又漸漸燒熱起來，第二日身上冷乍熱，頭重鼻不通，竟病倒床上，茶房進來探視，玉桂託他請大夫，茶房到櫃房告訴管帳李先生，由李先生介紹一位張

大夫上來，據說是流行感冒，不要緊的吃了兩服藥便好了，玉桂平日本不識藥性，急要病好，也不管開的是什麼藥，隨便服下，過了一天，身上出了許多紅點，再請李先生來看，據說是出疹，症頗危險，玉桂聽了，也自吃驚，平日一個人在旅館裏，朋友應酬，倒不見寂寞，現在一病，躺在床上，大家聽說她有病，都裹足不前，就是旅館內的茶房等等的聽說玉桂的病，會傳染，輕容易不到玉桂房內，玉桂有時要一杯熱水解渴，按了半天電鈴，茶房才行進去，玉桂覺着十分不便，櫃房見玉桂是傳染病，深怕地方警察，前來干預，勸玉桂移到醫院醫治，玉桂也覺在旅館十分不便，見櫃房內慫恿他搬到醫院，也覺着不錯，由賬房先生替她接洽，送到二條胡同同仁醫院，住在十七號二等病房，據醫院診斷，不過是一種流行病，並不要緊，一禮拜工夫，便可出院了，玉桂也覺着院內有看護婦等照應，一切比旅館便當，所煩惱的是搬到醫院，一個朋友也沒有，玉桂曾叫醫院，給關岳海家裏通知，請他小姐前來，連打幾次電話，關家也沒有派人前來，玉桂覺着十分傷心，知道他們爲了自己近來在外面過於浪漫，所以疏遠避開，都不敢親近實在本人爲環境所迫，心裏何嘗願幹這個，幸而自到醫院醫治，過了一禮拜，病已漸漸減輕，日間既無一人前來慰問，只有拿些書報消遣，經此一番閱歷，乃知人情冷暖，平日所交的朋友，到患難的時候，沒有一個可靠的，玉桂在醫院，住有兩禮拜，病始脫體，回歸旅館，向櫃房索取寄存的皮包，櫃房先生道，「方小姐的皮包

，前一禮拜不就拿走了嗎，」玉桂詫異道，「我今日剛出院，何曾把皮包拿走，櫃房先生道，「上禮拜方小姐在醫院裏，有一位李先生前來取去，」玉桂道，「你別弄錯了，我何嘗有叫什麼人來取，」櫃房先生道，「方小姐我這裏，還有你的名片呢，那會弄錯，」說着，由抽屜內取出一張名片遞給玉桂，玉桂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片，片後用墨水筆寫着，「請將寄存皮包一只，交由來人帶去，」玉桂看了，蹙脚道，「李先生你上了當了，我在醫院裏，並不用這皮包，這是別人冒我的名字，冒領走了，」李先生道，「這有什麼辦法，我只認你的名片，把東西交給他，那知其中有此騙局，」玉桂見賬房推諉不管，十分着急，說道，「我的貴重的首飾，都在裏面，這一下我損失太大了，」玉桂和賬房交涉，一時左右驚動許多人，有說那天取皮包是那位李先生，現在何不找他去，和他交涉，有說應報當地警察，請為查緝李先生却板着臉道，「這個和我們櫃上都不相干，櫃上有了原主名片，有什麼交涉，我拿這個做證據，」玉桂見賬房李先生如此態度，無可如何，只得回到樓上，細細一估計，皮包內，除現款三百元外齊良正所贈手飾等等，至少值得二千多塊，此時若和賬房交涉，除報警察，沒有別的辦法，但一經警察追問，自己平日在旅館幹什麼事，都要暴露出來，東西未必能找得回來，自己的名譽，先要破壞，以後更不容易在社會上謀事，反覆想了一會，覺着這事，只好自認吃虧，自此之後，但有事留心，自玉桂病後出院，平日所有朋友，竟沒一

個前來，就連惠中旅館那個茶房李三，也不來糾纏，玉桂當初是怕人相逼，現在住在旅館裏，所有積蓄，完全損失，手頭漸形拮据，頗想起惠中旅館，那位張經理，一切言談舉動，都很不錯，又是一個好朋友，手頭鬆動，那天見一面，出手便是幾十元，似這樣朋友，不妨再和他周旋，那天特跑到惠中旅館，開一房間，叫茶房李三進來，問他張經理是住在什麼地方，可以打電話請他前來，李三見說，對玉桂笑道，「方小姐你近來病體都好了沒有，」玉桂道，「我上禮拜，便已出醫院，一點病都沒有，我這次是出疹，並不要緊的，」李三道，「原來只是出疹，我聽說方小姐並不是出疹，」玉桂道，「誰告訴你的，」李三笑道，「這話不用提了，橫豎有人說方小姐的壞話，」玉桂聽了，立時覺悟，不由臉上一紅，說道，「這造謠言的人，也太可恨了，說着，負氣回去，到得旅館，見房門口站有一個戶籍警查，手中拿一本冊子，正向櫃房先生說話，見玉桂走上來，睜着大眼睛向玉桂上下打量一下，對賬房先生道，「你就告訴她罷，」說着，走下樓去，玉桂毫不理會，開了房門進去，不久工夫，賬房先生進來說道，「剛才有個警查上來查店，方小姐應該看見了，」玉桂點點頭道，「有什麼事，」賬房先生陪笑道，「沒什麼，不過據他說，方小姐所報的貝滿學校學生，和他所查的，完全不對……」玉桂聽了不由心上一跳，說道，「我本是在學校念書，近來因為病了，才告假沒去，」賬房先生道，「我們店裏，只要和營業上無妨礙，無論怎麼樣，都可以的

，不過這裏警查，辦事認真，遇有不對的地方，他便來干涉，我們爲營業起見，不能不聽他指揮，」玉桂道，「他來干涉什麼，」賬房先生道，「這話也不用提了，他說的沒有好話，現在他只吩咐我，請方小姐搬到別家去，我沒法子，只好請方小姐原諒，」玉桂見賬房主人，竟然逐客，想要發作几句，一想他們這些市僧，都不是好惹的，既然不願意，我住在這裏，又何必和他計較，

第三回 偶櫻小極故交皆絕跡 爲謀生計粉墨且登場

玉桂想了一會，說道，「外面這些謠言，從何而來，可怪極了，我在你這裏遺了東西，本就想搬走了，只因學校未覓妥，是住在東城還是住在西城還不能決定，今天已在西城學校說妥，明天就要搬在西城公寓去，既然你這裏不便當，我今晚就走，」賬房先生見玉桂肯搬出去，立時堆下笑臉道，「實在對不住，我們開旅館的，招呼旅客進來，那有請旅客搬出去，實在爲了他們，早來干涉，晚來干涉，我們沒法對付，不得不聽他們指揮，」玉桂道，「是了，我並不怪你，你且把房錢伙食開了清單算賬，」賬房先生諾諾連聲，走了下去，玉桂走進房內，一面收拾東西，一面暗自打算，現在雖對賬房這麼說，但是搬到西城什麼地方，一切都沒有接洽，把行李拉出去，滿街找公寓，也是不妥，不如自己先行出去，把公寓找

好，然後回來搬行李，當時把房內東西拾掇好了，一會賬房把賬單也翻出來，所短無多，合只十元零幾分便清賬，玉桂催車出去，連看幾家公寓，都不合意，天色快晚，一想自己業已對賬房說過，今天便走，若是不去，一會背後不免又有許多議論，一時難辦，到相當公寓，只好先在前門外西河沿大東旅館住下，把行李由吉星旅館挪到大東旅館，又進城到西單牌樓，東單牌樓一帶，想找一家小公寓連走了好幾家，不是價錢太多，就是地方不好，仍沒有一個相當合意的所在，在大東旅館，一連住了三天，心上十分焦躁，私忖若就此下去，生活如何維持，在北京雖是有許多親戚，彼此不但不來往，甚且有的不認識了，秦寒波一去不回，齊良正，到灤州之後，不通言聞，至平日還有幾個朋友，自病後，他們也絕跡不來，大概他們聽了旁人不好的話，疑惑我上次所得病，有傳染性，裹足不前，玉桂在房內暗自想了一回，正無聊賴，忽聽房門有微微叩門聲音，玉桂急走出去一看，一個洋裝少年，手中拿了一頂草帽，見玉桂出來，上下一看，問道，「這裏是十二號嗎？」玉桂道，「不是，是十八號，」少年很抱歉道，「我走錯了，」說着往樓下去，玉桂見他走錯了路，說道，「十八號在樓上左邊，不在樓下，」那少年見說，又回身過去，走到十八號。見房門關着，敲了兩下，也沒人答應，玉桂已走過去，向他微笑道，「也許不在屋內，已經出去了，先生你貴姓，」那少年見玉桂殷勤招呼，由衣袋內取出一張名片，遞給玉桂道，「十八號張先生回來，請

你轉達，我住在中西旅館，今天剛由張家口來的，玉桂見那名片印了李硯生三字，微笑道，「可以的，」硯生又向玉桂上下打量一下，問道，「女士就住十三號嗎，」玉桂拿着名片，只把頭點一點，彼此默默，站了一會，硯生又說，「勞駕勞駕，我今晚再來，張先生回來時務必轉達，」玉桂只微微一笑，拿着李硯生名片，走進房內，將李硯生讓了進去，硯生走進玉桂屋內，玉桂殷勤招呼，那夜二人說到十二點鐘，見十八號張先生還沒回來，就走了，第二日，玉桂剛剛在屋內梳洗完了，那位李硯生和張先生一同走了進來，張先生和玉桂只見過幾面，彼此並未說話，和硯生一同進來時，覺有些偏促不安，玉桂對他格外周旋，張先生是一位極古板老前輩，和硯生在玉桂屋內，應酬幾句話，匆匆先辭出去，硯生却捨不得走開，和玉桂有一搭，沒一搭的，一直談了兩個鐘頭才行回去，玉桂在他談話中，知道硯生的父親，是張家口的富商，家中有弟妹數人，想要聘一家庭教師，玉桂見有此機會，第二日硯生來時，玉桂把自己有意出去當家庭教師的話，微微表示，硯生非常歡迎，說道，「方小姐肯屈尊前去，願每月奉送酬金七十元，一切食宿，都由我們供給，玉桂一聽只七十元束金，心上稍嫌微薄，但一轉念，在北京既常感覺不便，不如遠走高飛，自覓一條生路，當下也就答應，和硯生約定。星期日晚車出京，玉桂一想，此行遠出別的地方不用去，關岳海那邊，總應知會一聲，從前總屬幫忙現在若不告而去，岳海是一位老前輩，必定要嫌我無禮，當

晚硯生去後，玉桂便坐一輛車，一逕來到關家，心想在這時候，岳海一定在家，不想敲門進去，門房當差，一見玉桂夤夜前來，臉上立現出驚奇樣子，不待玉桂動問，先橫身阻住道：「老爺和小姐，都不在家，」玉桂見他如此，心上十分不高興問道：「老爺到那裏去，」當差道：「出城未回來，」玉桂道：「小姐呢，難道也出城了嗎，」當差道：「小姐上親戚家裏去，」玉桂道：「我今天來辭行，明天晚上，便要走了，你進去通知一聲，」當差道：「大家都不在家，您明天再來玉桂看這神氣，知道岳海對於自己，很不滿意，所以當差才有此類態度，拿出鉛筆在名片下寫道：「明天出京，特來辭行，」把片子交給當差，逕行回去，次日硯生送來七十元現洋約定晚上七點鐘在車站相候，玉桂把行李收拾好了，到得車站，硯生早把車票買好，和玉桂一同上車，到豐台轉車到張家口，火車剛到車站，硯生正在招呼玉桂下車，不意由站台上，走上幾名軍士，一見硯生立捉了下車，簇擁而走，玉桂見軍警來勢洶洶，不知硯生犯了什麼罪，嚇得魂不附體，呆坐在車上，不知所措，直至車站的旅客，都走光了，玉桂兀自坐在那裏，後來還是車上的看車過來，告訴玉桂道：「捉去那位客人，聽說是犯罪的現在已經押到司令部，你現在下車找個飯店轉住吧，不然，再過一會，這幾輛車要離開站台了，隨替她招呼一個旅館接水，把玉桂和硯生的行李，一同拉到飯店，玉桂突經此變故，到得飯店，仍想不出主意，想要把硯生幾件行李，送到硯生家裏，又不知硯生住在

什麼地方，並且硯生犯了重罪，一時到他家裏，似乎不便，想要再回北京，當出京時候，曾向關家辭行，現在又折回，給人家見了，未免要背後譏笑，玉桂在飯店，一連耽擱一星期，向外面打聽硯生的案子，有說案情重大，司令部已審過數次，一時不能放釋，又說已經槍決了，玉桂聽了這消息，益發不安，覺着自己逗留此處，決無希望，回去又無面子，所幸飯店帳房王先生，却非常和氣，玉桂和硯生同來，突遭此不幸，他常來玉桂屋裏慰問，玉桂偶然和他談起，據王先生說，「李硯生大概不是這裏人，因他犯案之後，絕沒有聽見，他家裏的人，出來營救，現在這姓李是否還押在司令部，抑或已押解到別處去了，外間都打聽不出，」又問玉桂此來，有何任務，玉桂把李硯生要聘當教習的話，說了一遍，王先生道，「這個時代當充教習，怕不容易，我得席面，當一個教書先生，還不如一個唱戲的戲子容易掙錢呢，玉桂聽了，不由心裏一動，問道，「怎麼樣你說唱戲容易掙錢，」王先生笑道，「這不過是我這樣譬喻吧，因為這個年頭，找事實在不容易，在這小小堡內，幾家人家會請得起家庭教習，倒不如唱戲的，只須唱得好，戲園走票，倒是現幹現拿，」玉桂道，「這地方有幾個戲園，你有熟人沒有，能替我介紹嗎，」王先生駭異道，「怎麼樣，方小姐會唱戲嗎，這裏戲園演的是舊劇，學堂裏排演的新劇，這裏不要，」玉桂笑道，「我會演舊戲，唱的是青衣，你和戲園方面有熟識的，請替我介紹，介紹，將來分出戲份，我可以提幾成奉贈。」王

先生道，「方小姐會唱青衣，我倒想不到，但這事不是鬧着玩，在戲園唱戲，他們是當一位脚色，若是隨便鬧着玩，台下要都起鬨，我們介紹人，是担不起責任，玉桂見他不相信，正色說道，「我以前在北京時候，常在中和戲園玩票外面評論還不錯，」王先生喜道「果然如此，我才敢替你介紹，」方小姐你在北京唱戲，是什麼名字，唱的是什麼戲玉桂道，「凡是青衣正旦的戲，差不多都會，至戲榜上名字，隨便來個小連良，小吉瑞都可以，」王先生道，「這裏有個華樂戲園的馬經理，我認得，現在且去商量，他若是歡迎，我就和他一塊來好不好，」玉桂點頭應允，到得晚上，王先生果然和馬經理前來，王先生介紹之後，馬經理向玉桂略略一問，玉桂隨便講說在北京中和戲園唱了多少天的戲，馬經理又問戲份，玉桂道，「我本是過路走票，隨便玩玩，有多少，分多少，沒多大問題，」馬經理接洽之後，回去戲園，張貼戲榜，大書女客串小吉瑞准演玉堂春，到得次日，由王先生陪同玉桂，來到戲園，玉桂上台出演，王先生在台下，見她扮相唱工，無一不佳博得台下采聲四起，一齣演完，馬經理見台下如此歡迎，非常得意，便和玉桂商量，請暫定約兩星期，每日給包銀三十元，玉桂一算，在這兩星期之內，可以騙得到四百二十元到手，除種種開銷和分給王先生外，總可贏餘三百元，有了三百元作為預備金，一切也活動多了，當下也就答應，自此每日換戲碼，張家口的人，本來好新鮮，有這麼一個色藝俱全的角色，當然大家大捧特捧起來，玉桂志不

在此，雖然台下捧得起勁，對一般捧角家只淡淡看了幾眼，向不施以色笑，大家見她艷如桃李，冷如冰霜，都覺這人太不識世故了，玉桂不顧一切，每除到園唱戲外，便回到飯店，偶然有人投刺來找她，玉桂一概不見，王先生見玉桂唱了幾天戲，極得好評，外面很有許多人傾倒她，便勸她略略出外應酬，還可以得到好名譽，玉桂只微微笑道，「我並不是靠唱戲吃飯的並且這次來這裏，不過偶然唱一兩齣，消遣消遣，再過幾天，我便要走了，」王先生見玉桂不日期滿便婆走了，很是失望，說道，「方小姐，你在這裏唱了幾天，既然得各方面歡迎，何必馬上就走呢，」玉桂道，「我覺得演戲太累了，不如當教員好，」王先生道，「當教員一個月三四百元，怕不容易吧，」玉桂道，「說三四百元，實際我個人所得也不過二百多塊王先生道，「方小姐若嫌錢少，我可以向戲園方面設法。增加戲份，你的意思，要增到如何程度才可滿意，玉桂見王先生提起戲份，知道戲園對自己一定很需要的，因道，「這個我也說不來叫他們自己量力，照現在價目，我是站不住，」王先生道，「在這裏走票的很多，不過他們都肯交際，方小姐你若肯出來稍有周旋，可保你名利雙收」方小姐聽了把臉一沉道，「這個小小地方，我絕不願花什麼應酬費承你好意我姑且再留幾天，王先生見玉桂說得斬釘截鉄只好答應出去，到得晚上回來告訴玉桂道，「戲園方面答應，一切費用都由他包辦，他每日仍送戲份三十元」玉桂見說來說去，還是這個數目心上便有些不同意王先生又道，「

方小姐不妨再演幾天戲園營業好我可以再和經理說去，至我的一份介紹費，請不必再給，」玉桂見王先生如此招呼倒不便拒絕，自此在戲園又連演了兩個禮拜，台下捧的人的實不少，玉桂明曉台下有許多野家要向他討好，玉桂在台上不分老少一概不理，這一天早上玉桂起來不久王先生叩着房門在外面問道，「方小姐起來嗎，」玉桂聽得是王先生的聲音應道，「請進來，」王先生推着門進去玉桂見他身後還跟着一個高大身軀的彪漢兩道眉毛，又濃又闊，好似兩把帚掃一樣眼角間，帶一種威稜，一看過去，就知不是商介人物，王先生向玉桂介紹道，「這位是禁烟局譚局長，我今天給你介紹，」玉桂見王先生突然介紹一位譚局長來，心上有些不願意，但人家既進來，又不便如何阻止，只淡淡向他招呼兩句，王先生却很殷勤，說道，「這位譚局長，極其佩服方小姐，屢次託我介紹，我只爲方小姐沒工夫，總沒引他前來，今天譚局長，由七點鐘便來找我，等到這時候，我未得方小姐回意，就請他進來了，」玉桂見王先生說得很委婉，只得謙讓幾句，又問譚局長是否常在張家口，譚局長應道，「我是過路的，因爲看了幾天戲，覺捨不得走開了，」說着又哈哈大笑，玉桂見他說話粗豪，也覺好笑，說道，「我唱得並不好，譚局長不要見笑，」譚局長道，「我不會說假話的，我這次有些公事，和這邊接洽，本打算禮拜一就走了，因爲看了兩天戲，我覺得沒這麼一個人，不見一面是辜負此行的，便和這位王先生接洽好幾次，他只說沒工夫，我在這裏耽擱已經

是六天了，今天若再不能見一面，我便回去了，所以煩他必要帶我進來，方小姐，你不怪我冒昧嗎，請你原諒我，我今天得見一面，不勝榮幸，」玉桂見譚局長說得如此謙恭，不由笑道，「譚局長說的太客氣，我不過也是過路玩票，一切都十分將就，外面朋友，我都沒有出去應酬，這事問王先生就知道，」王先生插嘴道，「方小姐肯見譚局長，是破例的，外面有許多人要想見方小姐一面，真是難如登天。」譚局長哈哈大笑道，「我真要報你介紹人的功勞，我現在不打擾了，」站起來鞠了一躬，行了出去，玉桂送到店門口說道，「怠慢得很，連一杯茶都沒有預備譚先生你有工夫，明天再來，」譚局長本是噙着嘴，給玉桂如此一說，不由怔一怔，隨又笑道，「好，好，」玉桂給他一怔，也覺自己的話說得太滑了，人家說今天要走，反訂他明天再來，這不是存心開玩笑嗎，「譚局長走後，王先生又進來陪話道，「今天實在給他纏得沒法，介紹他進來，」玉桂道，「見面談談，本沒什麼，不過我這人不愛交際，如此一來，怕外面轉發生誤會，」王先生道，「這個不至發生誤會，我在外面，代守秘密，橫豎譚先生今天來了便走，外面也沒有人知道，」玉桂見王先生如此解說，才放下心，當日又到戲園出演，留神向台下一看，那位譚先生，還坐左邊第二排椅上，仰着頭靜靜聽戲，心想她不说今天走嗎，何以還混在裏頭聽戲，也許他是今天晚車出走，演完仍回歸旅館，次早剛行起床，便聽外面有人敲門，玉桂在裏面問道，「是誰，」便聽一個純拙的口聲應道，「是我

，方小姐你可以許我進來嗎，」玉桂一聽，一時認不出是什麼人，又問道，「你是找誰，」外面應道，「是昨天來的人，」玉桂才覺悟過來，外面呼門是譚先生，心上甚是詫異，他今天又來幹什麼，但人家既來了，又不便拒絕，只得說道，「請進來吧，」隨見房門一動，譚局長側着身軀走了進來一進門，先向玉桂鞠了一躬，道，「對不住我今天又來打攪你了，」玉桂一邊讓坐，一邊問道，「譚先生你說昨天便回去嗎，何以還沒有走，」譚局長笑道，「我本是要走，因為你約我今天再來，我不敢失約，所以我的行期又改了，」說着，兩眼注在玉桂臉上傻笑，玉桂見他傻頭傻腦，甚是好笑問道，「譚先生你是定今天走嗎，」譚局長翻一翻眼皮道，「今天，再看一看，」玉桂道，「譚先生到了張家口，已經幾天了，」譚局長輪着指頭算一算道，「一共七天了，」玉桂道，「大概再過兩天回去，也沒有什麼問題，」譚局長道，「也可以的，方小姐你在這裏大概還要耽擱吧，我想先打電報回去，向局裏再請假幾天，你看好不好，」玉桂道，「你還有幾天耽擱，譚先生那邊情形怎樣，我不大明白，」譚局長道，「我想這麼辦那邊准不准，還不知道今天我已決定不走了，」玉桂一時也不好答應，只泛泛道，「譚先生不走也好，」譚局長道，「我決不走了，今天我回去，就打電報至明天有覆電，我再來告訴你，」玉桂只好點頭笑道，「那麼很好，」譚先生道，「你贊成我這麼辦嗎，」玉桂只好點點頭，譚局長道，「你若贊成就是局裏有電催我回去，我也決定不

走了，「玉桂道，「誤了公事可怎麼辦，「譚局長道，「不要緊，橫豎我上頭有人，總能招呼，「玉桂見譚先生老老實實對她說着，覺得這人他的性子是很爽直的。從前結識許多各界人，似都不如他，譚局長說完這幾句話，似又沒話可說，只睜兩眼看着玉桂，一會又站起來問道，「我要求方小姐一件事不曉贊成不贊成，「玉桂見譚局長說得如此鄭重，不知什麼事說道，「只要我辦得到無不遵命，「譚局長笑道，「這事沒有辦不到我想請方小姐出去吃頓飯，「玉桂見說，要請她去吃飯，一時心下躊躇不決，譚局長道，「吃一頓飯似方小姐，在可能範圍，可以辦得到的。」「玉桂想要再辭他，似給他很過不去，只道，「你何必又破費了，「譚局長笑道，「只怕請不到，請得到就叫我花多少錢都可以的，「玉桂一時不便推辭說道，「最好揀個附近地方，你說準時間，我就過去，「譚局長喜道，「就在對過浣花春飯莊好不好，「玉桂點點頭道，「可以，什麼時候到那邊，「譚局長道，「只要方小姐什麼時候有工夫，我便到那邊伺候，「玉桂道，「客憑主調，你說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譚局長道，「十二點鐘過去，行不行，「玉桂道，「現在我還有點事，十二點鐘準到，「玉桂道，「你沒有訂別人嗎，有別人在座，我可是不去的，「譚局長道，「除我和方小姐之外，沒有第三人，「說完很高興走去了，玉桂在房內略略收拾，等到十二點鐘來到對面浣花春，走到雅座見譚先生坐在那裏，棹上擺了好幾碟冷葷，一碗牛肉，一個人自斟自酌，見玉桂進來忙

站起來道，「對不住，我因爲每天都是早上十點鐘吃飯，剛才餓了，先叫幾件菜，」說着又喊夥計，把棹上菜收去，收拾乾淨，另換杯筷來，玉桂阻道，何必，再添一付杯筷，就可以了，譚局長道，「不行，不行，我吃飽了，如何再請客」玉桂道，「請你不要客氣，隨便點兩三碗菜，就可以了，你再張羅，我要走了，」譚局長才噙着嘴問玉桂吃什麼菜，玉桂只要一碗芙蓉干貝，譚局長却叫了好幾碗菜自己喝完一壺白乾，又來一壺，玉桂見他喝得非常之快，說道，「這個不是好東西，喝多了和身體有碍，」譚局長立時把酒杯停下問道，「你不贊成我喝酒嗎，」玉桂道，「我不過如此評論，這酒總以少喝爲妙，」譚局長道，「我却認牠是好東西，我每次吃飯必喝酒就是有事，也要喝酒辦公更要喝酒，」玉桂道，「你如此喝酒，豈不醉倒了嗎，」譚局長道，「要我醉，是很難的，我向來沒有醉過，」玉桂道，「這話我可不信，如此烈的酒喝多了，那有不醉道理，」譚局長笑道，「我肚子裏有尺寸，向來喝多了，便不喝，」說着又把一杯白乾往嘴一送，又吸下去道，「這杯不好，我在禁烟局裏，常喝的白蘭地，你也喝一點吧，」玉桂道，「我向來不喝酒，」譚局長道，「今天能否破例喝一杯」玉桂道「對不住，我實在不會喝，我只須喝一點便醉倒，上午我還須出演，醉了怎麼上合呢，」譚局長道，「演戲也是很累，據我看這事也不可長幹，」玉桂聽了，也不曉什麼意思，只微微笑一笑，譚局長又連喝了幾杯，便催夥計拿大餅，狼吞虎嚥，只一會工夫，吃

了三大塊，玉桂見他吃得真快，問道，「你每頓得吃幾筋麵才飽」譚局長道，「三筋吧，方小姐您何以只吃這一點，可是吃不下，叫他們盛飯來」玉桂搖搖手道，「不用，我已經飽了，對不住，我還有點事，先走了，」譚局長想要再留時，玉桂擦了一把臉，向譚局長，點一點頭已出雅座，回到飯店，剛要上樓，王先生站在樓梯旁笑吟吟道，「方小姐剛由那邊回來嗎，」玉桂不禁臉上一紅點一點頭，匆匆走上樓去，王先生却跟了上來，走進房內，又問譚局長有請什麼客人，譚局長這人。方小姐你看如何，說個不了玉桂很不耐煩道，「我今天勉強出去，實在我很不願意，」王先生碰了一個釘子不便往下再說，坐了一會，訕訕走了玉桂在房內休息，一點多鐘，便又趕去戲園演戲，到晚上回來，車子剛剛到飯店，後面一輛人力車，也追了前來，玉桂回頭一看，原來是譚局長，既見面，不能不招呼，譚局長跟了玉桂到樓上，玉桂見譚局長緊跟在後頭，不由心頭小鹿亂撞，暗忖他這時候又跟來幹什麼，難道還要請我吃飯，果然如此，早上業已去過，現在可以拒絕他，玉桂走到屋內時，譚局長已經跟進來，玉桂正要招呼他坐下，譚局長一進來順手先把房門關上，走進玉桂面前道，「方小姐我有點事求你不曉你答應不答應，」方小姐見他湊在面前說話時，酒臭撲鼻身子急往後退兩步，指旁邊一張椅子道，「譚先生請坐」譚局長仍湊上兩步對玉桂道，「我今日前來有一事要求，我應請你答應我，救我的命，」玉桂問道，「你爲什麼事，」說時心弦益發跳動，譚局

長道，「今天得着局裏來電，不許續假，明日必須回去我在這裏耽擱這麼多天，完全是爲你，現在要叫我馬上回去，我實在捨不得，我想和你商量，你跟我好不好，只要你肯跟我一塊去，我所有財產，完全交給你，我家裏並沒有別人，你一到那邊，便是太太，我一生一世絕不會辜負你，你若是不去，我思念你一定又思念成病了，我是口拙，不會說話的天日在我日後如負心於你對你不住，天誅地滅，」說着雙膝跪了下去玉桂見譚局長跟進來，只料他一定有意調謊却想不到他竟直接要求，跟他前去，略定一定神俯身下去向譚局長一拉道，「你起來吧，有什麼話起來慢慢商量」譚局長道，「你答應我，我才肯起來，」玉桂道，「你的誠意，我完全知道，但我也有的爲難處，」譚局長道，「你有什麼爲難處，」玉桂道，「我有個條件，你能辦得到，我便跟你去，若是辦不到，恕我辜負你的好意，」譚局長道，「我的菩薩，你有什麼意見，盡管說來，」玉桂道，「第一你要我跟你去，須以正室名義相待，無論你家裏有太太也好，沒有太太也好，須和他斷絕關係，」譚局長道，「我早說過，我家裏沒有太太，這一條請你放心，」玉桂道，「第二你須寫一紙約字，把你所有田園財產，一切由我掌管他人不能過問，」譚局長道，「這個不用你吩咐，你既是我的太太，當然一切財產要歸你掌管，你就不說，我也是交給你的」玉桂道，「第三你此後不許再置姬妾，不許在外面嫖賭，一切交際，須先得我同意，」譚局長道，「這個我也能受你的約束，玉桂道

，「還有一件，看是最容易，只怕你辦不到，」譚局長道，「這幾宗切要的事情，我都能辦得到，還有什麼爲難問題，你且說來，」玉桂道，「我知道你，平日最愛喝酒，每日三餐，非酒不過癮，可是我最嫌惡這種東西，因爲酒能亂性，常有許多人，爲酒所誤，你從此後，須要戒酒，點滴不許沾唇，你能辦得到嗎，」譚局長聽了，果然兩手搔着頭髮，怔怔掀着白眼，猶豫起來，因爲譚局長，平日視酒如命，突然叫他點酒不沾唇，實在有些困難，並且別的事，可以等後來慢慢敷衍，獨有這戒酒，眼前便須實現，因道，「你叫我戒酒，我當然也須遵命，不過，我的酒癮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一時叫我一杯不喝，簡直是要我的命，我凡事不敢隱瞞，辦得到的，都一口答應，辦不到的，請你原諒，沒法改善，我的酒，不能一時斷絕，但是稍寬時日慢慢減除，也可以辦到，」玉桂覺着這話不錯，說道，「你起來，」譚局長道，「那末你答應我了，我才能起來，」玉桂低着頭想道，「人家既是這麼樣，我要不答應也是不近情理了，便把頭點一點，譚局長知道玉桂業已答應，一躍起來，挽住玉桂大吻一陣，嘻嘻笑道，「好了！你是我的人，」玉桂使勁一推道，「不要如此風狂，給人家看見不好，」譚局長道，「現在還怕什麼呢，你是我的人誰敢得罪你，便和他過不去，」玉桂道，「我的意思，暫時不要宣布，你不說今天要走嗎，等我跟戲園交涉好了，就可以動身，」譚局長說道，「還和他交涉什麼，是你短他的錢，還是他短你的包銀呢，」玉桂道，「最近兩

日戲份，他沒送來，」譚調長道，「一共多少，」玉桂道，「六十元，」譚局長道，「這一點點，還和他計較什麼，不要吧，我們趁這八點快車便走，你東西，收拾收拾，一塊去，」玉桂道，「這時候那裏有車，」譚局長道，「今晚因這裏有特別車快，我們可以附他前去，」玉桂道，「你請先去，我在這裏還須收拾收拾，」譚局長道，「你須和我一塊去，免得旅館和戲園來和你糾纏。現在你只要把所有東西歸好了，等一會我叫當差來取，他就不敢阻止了，」玉桂見譚局長如此辦法，很是有理，當下把衣服收拾之後，就跟譚局長出去，譚局長仍邀她在對過飯館，用過晚飯，七點鐘左右，命當差到旅館把玉桂的帳，會過之後，將玉桂的行李一遞帶了去，飯店王先生看見了，明曉得有些不對，一問當差，只問了一句你把方小姐的行李搬到那裏去了，當差瞪着眼道，「譚局長叫我來取，」王先生那敢多問，情知不妙，急忙跑到戲園，找經理，問玉桂有預支包銀沒有，經理道，「戲份還短她兩天沒有送去，王先生道，「方小姐大概是跟譚局長走了，以後我不負責任，」經理道，「明天戲報，我都貼出來了，方小姐一走，豈不塌台，我和你一同到飯店，去問她原約兩星期，現在才演八天，還差六天呢，」王先生道，「方小姐現在不住我飯店內，要找她，須到譚局長住的天和飯店去不過方小姐，肯不肯見我們，可拿不準，」馬經理道，「趁她未走，我們問她，如何辦法，若是和譚局長走了，我們便無處追問了，」王先生明曉馬經理，就找到方小姐，也不能挽回，

但爲要卸自己責任，只得勉強跟馬經理一逕來到旅館，馬經理妄想，以爲見着譚局長說明理由，還可以把玉桂留下，不想到了旅館，譚局長不肯見面，只派當差出去，對馬經理道，「方小姐有事，要和譚局長到河南去，戲園還短兩天戲份方小姐犧牲不要了。」馬經理碰了一個釘，只好臨時貼出戲報，向各界聲明，次日譚局長帶同玉桂搭火車一逕來到豐台，轉車到河南，濬縣雖是一個小地方但是譚局長租一個公館，組織一個小家庭，玉桂也覺舒服，除玉桂夫婦之外，並無別人，公館內僕婦當差，應有盡有，一切飲食服用，凡是當地沒有，每日派當差到鄭州購辦，譚局長對玉桂百依百順，奉事似天人一般，只要玉桂稍爲露一點口氣，譚局長承她意旨，馬上辦去，玉桂見譚局長雖然長得粗暴，酒癮不能革除，對自己馴似羔羊一般，倒也沒話可說，一連住了兩個多月，玉桂默察當地居民，對禁煙局非常害怕，譚局長御下，威嚴有餘，機智不足一點事無故認真，雷厲風行似非辦個澈底不可，及至給左右一說，過了一些時，便煙消雲滅一事都辦不動了，有許多利益差不多都給部下的幾個職員得了，譚局長身居局長，轉模不了一文，再加譚局長生性看錢不重，在餉裏面，有點盈餘，只須部下略一表示，或是同寅一場應酬，經不得幾次，便揮霍淨盡了，玉桂見他如此，心想照他如此弄下去，祇是爲人作嫁，收來仍是兩手空空，我既跟他一場，不能不想個法子，趁此機會，弄他幾萬元，以備一時，要叫局長想法子弄錢，照他手段，一定要失敗，若累了他，也是

不好的，

第四回 薄殖資財慧心能巧運 稍豐毛羽得飽便飛颺

一天玉桂偶然給屬下一位呂股長，請她打牌，玉桂到他家裏，見飯食服用，一切極其闊綽，單就鴉片煙具，便有好幾付，那天所請的客，一位張股長的太太，一位關科長的姨太太，一位孫稽查的小姐，玉桂見她們身上，一個個都是鑽石戒指，鑽石別針，打扮得十分講究，心想他們至多，一個月掙幾十塊，何以舉動如此闊綽，那晚牌局散後，呂太太讓玉桂到烟榻上抽煙，玉桂本不會抽，呂太太殷勤相勸，勉強抽了一口，呂太太道，「這是老土的，抽幾口並不要緊，」玉桂道，「我抽一口就噁了，說時欠身坐起來，讓呂太太躺下去，呂太太一面抽着煙，玉桂一面問道，「你這煙土是那裏來的，」呂太太道，「是張股長送的，我們這地方別的沒有，要求好煙土是容易得很，那一個家，沒存有煙土，我們的外快，也全在煙土上出息，不然這個地方，如何養得起我們，」玉桂道，「種煙一月又出息多少，須用多少本錢，」呂太太笑道，「那裏用我們花本錢，只須由村地種下烟苗，歸我們局裏收捐每畝地抽他若干烟稅，就可以了，」玉桂道，「一畝可抽多少錢，」呂太太道，「也說不定，看是什麼地方，十塊，八塊二十塊，五十塊都有，有抽一次的，有兩次的及三次的，由我們替他

保險，他們總可以平安收獲，並且種鴉片，比種別的利息厚，他們也願意種這個，「玉桂道，「烟捐一月可以收多少，」呂太太道，「種煙以及開燈等等捐稅，一月統計起來，總可以收得四五千元，因為沿途兒機關太複雜，不然保護販運烟土，利息還厚呢，」玉桂聽了暗記在心裏，那晚散後，回到公館，見譚局長正在屋內等候，玉桂向他笑道，「你真是一個傻子，放着有機會發財不去幹，那一天儘喊錢不穀花，真是笑話，」譚局長道，「有什麼可以發財，」玉桂道，「今天我在呂股長家裏打牌，據他太太說，我們局裏，在這裏，多靠烟稅出息，勒迫種烟，和保護開燈，一個月總可以收得四五千元捐稅，若是再能販運煙土，利息更厚，」譚局長笑道，「我以為是什麼機會，原來是烟捐，這個我早就知道，你別聽他的話，這個沒有多少出息，並且是害人的事，我不願幹這個，」玉桂道，「什麼害人，你不用說，這些假慈悲的話，你就存心幹得好，人民也未必能感激你，你說沒有多大出息，我看她們滿身珠鑽，這錢都是由那裏來的，」譚局長道，「你也不用眼紅，他們幹這個，不知費了多少心力呢，現在百姓，已給他們一層一層剝得精光，我們再勒捐他，未免太狠了，並且這時候，各地鴉片快要成熟，所有煙種，由各分局分段包辦，我們突然要收捐分他們的利益，他們也未必願意，」玉桂道，「你不用慮許多，我且問你，你願意不願意收烟捐，若是願意，我教你一個法子，他們一定願意向你報效的，」譚局長道，「你有什么好法子，」玉桂道，

「現在上面不是有公事不許種煙嗎，雖是官樣文章，沒有人奉行，你不妨認真起來，把告示印刷數百份，張貼所轄地之內告示命本地烟苗一律割除現在鴉片快要收成，誰願意由官家割除，當然會有人，前來和你疏通，到那時，我們也不用居奇，他們愛送多少，我們收他多少，先撈一筆資本，我們再想法販運煙土，自有許多利益，你若怕麻煩，可以完全交給我料理，」譚局長見玉桂說得井井有條，說道，「你能辦得到，我何樂不爲，」玉桂道，「第一步你先張貼告示，一面通知各種戶，叫他們趕緊設法，自有人上門來疏通，你再派兩名親信的職員來帮忙，包你一個月之內，會收一筆大款，」譚局長聽了，也自高興過了數日，譚局長告示貼出去一般種戶向原保護當地管員交涉但是這般官家捐稅已收到手，再不願出面，只叫種戶自行設法疏通，各種戶見保護人不管，便走譚局長門路，不到幾日工夫，各種戶源源而來，納了一筆捐稅，只許他們收成之後，不得再種，幸而所取無多，種戶平日受當地管員剝削慣了，倒也不在乎這一點應酬費，積少成多，只兩個月工夫，前後收二萬五千元，譚局長見玉桂有此成績，非常高興，玉桂把這二萬五千元收買煙土，兩個柳條箱，箱面黏封禁煙局的封條，帶了兩名當差，一經運往天津轉售，車站上稽查，見是一位闊太太，帶了兩名護衛，認是軍官家眷，却不敢得罪，玉桂見頭一次冒險，和運煙土，沿途平平穩穩過去，胆子愈發大了，第二次竟裝了四柳條箱，運往天津，仍承車站稽查特別優待，未曾開箱

查驗，玉桂連試兩次，見無危險，便和譚局長商量，要把煙土運往上海轉售，譚局長道，「上海海關查得嚴緊，怕不容易濛混過去，我看這事，只好偶然玩幾次，得些餘利，也就算了罷，若是屢次冒險，總有一天露出破綻，玉桂見譚局長胆小不贊成，一想煙土比較笨重，不如和帶白麴和金丹，再到天津試一試，若是能混得過去，利息比煙土更厚，當下也不和譚局長商量，帶了兩名衛士，一經到石家莊，私下收買了兩箱金丹，挾裝在行李裏面，由豐台轉車，到天津，沿途仍無人知道，把東西售脫之後，玉桂細細一算，比煙土的利益，竟合數倍，心上甚是高興，譚局長見玉桂來去自由，凡事却不向自己先徵同意，深怕一天，露出破綻，和自己名譽有關，便向玉桂勸道，「凡事只好適可而止，不要貪多，貪多終有一天誤事，你幹了幾次買賣，總算不錯，我看不不要再幹了，至你所得餘利，全歸你所有，我決不動你分毫，玉桂道，「你這人太胆小了，上次你就說不要幹，若是聽你的話，那二萬多塊，便算白丟了，」譚局長笑道，「你要發財，還有機會呢，何必一定要幹這個，我這裏不久要領一筆款，辦理本局服裝，辦得好利益很大你且等這個機會吧，」玉桂道，「這一筆生意，可以領得多少款，」譚局長道，「若全各局發齊，總須五萬左右，將來這事就交給你經理，」玉桂笑道，「總算起來，至多不過十五萬元，還須辦個服裝回來，可餘也就有限，」譚局長道，「少取多來，你難道連這一句話，都不知道，並且辦理這個，其中愛如何想法子，是沒人敢

過問，你現在弄這個，是很危險，萬一給人家查出來，不但原物充公，連我的面子，都不好
看，」玉桂道，「你的服裝款式，幾天可以領下來，」譚局長道，「公事已經奉准了，遲到
半月，快則一禮拜，便可領下，不過你向來未辦過，其中有種種弊病，一樣的東西，一樣的
貨色，製好了，又變個樣子，若是不內行，便要受他們朦騙，」玉桂道，「這個我辦得到
，你儘管放心，我只拿出對付裁縫法子，一針一線，不許走樣子，」譚局長道，「你這話，
，就說外行了服裝倒不在材料好不好，只要外表看得過便行，至裏面材料如何，倒不在乎，
新的舊的，雜湊的，都沒有什麼問題，你知道這規矩，裏面如何扣頭，便了然了，」玉桂道
，「這個我也理會得，你只交給我再派兩名當差的我總辦得好好，給你看，」譚局長道，「
這個事，兩名當差，似沒用處，我須派一名庶務，跟你去，叫他受你指揮，」玉桂道，「我
不願多帶人，」譚局長道「這個庶務，對於買辦服裝，極其熟悉，你不能不帶他去，」玉桂
道，「過於內行，轉和我們辦事不利，」譚局長道，「他跟你不能不聽你指揮，你不妨帶去
，」玉桂見譚局長一定要叫他去，心上雖不贊成，但也不說什麼，過了幾天，譚局長把服裝
款子領下來，譚局長意思，原只想叫玉桂到天津辦理，因天津有幾家大衣莊，和譚局長本有
交情，玉桂却要不聽他的話，帶了姓蔡的庶務，一經前往上海，把服裝置辦好了，剩下三萬
塊錢，玉桂却秘密向洋行買了手槍，暗藏在皮靴內，裝入箱中，運到船上，蔡庶務見玉桂密

購手槍，力加阻止，說私辦軍火，沒有正式護照，給海關查出，要按法懲辦，「玉桂見他胆小說道：『你只當不知道，一切不用你負責，』」蔡庶務見玉桂不聽他話，暗捏一把汗，到了船快開行，海關果來幾個巡查，下艙查驗貨物，蔡庶務已嚇得面目變色，玉桂怕他誤事，不許他出去，親自出馬帶了護照，到艙內把上面幾隻箱子打開，給海關巡查檢查一遍，見裏面是服裝便走開了，玉桂命把十二箱子釘好，重復走進官艙，蔡庶務問道，「怎麼樣，驗過沒有，」玉桂道，「早已驗過了，」蔡庶務道，「我真害怕，如此辦法，太危險了，」現在這一關過去，到天津還有一關，「玉桂道，「你只照料着，有什麼事情，由我出來對付，」蔡庶務見玉桂一點不注意，心想這事我還是退後，有什麼形勢不好，我先行溜開，犯不着爲她犧牲，船行三日，已到煙台，玉桂一打聽停泊兩句鐘，便擬了一張密碼電報，命差役坐小船上岸拍發，差役回來不久，船又開行，到得天津，海關人員，看過執照，見箱上印有上海海關查訖字樣，便奉行故事，只略查一查，簽字走，把東西運上火車，到豐台車站，譚局長早派幾名衛士，在車站迎接，轉車京漢路，一逕來到河南，沿途多是局長的管地，沒人過問，玉桂冒着危險，把東西運到，連譚局長也不知道，裏面私藏有手槍，子彈，等等，及至玉桂告訴譚局長，譚局長道，「我局內正缺乏這個，你如何轉想到這一層，」玉桂笑道，「我常常聽說你要組織一排獲衛隊，只是槍枝不敷，我趁此機會，把牠帶回來，但我所買的，乃是上等

的，你發給衛隊，是可惜的，並且撈不了本錢回來，譚局長道，「這個好辦，我且留一半，好的販賣出去，一枝手槍總可以掙了幾十塊錢」玉桂道，「我把東西交給你，收回來的款子，可將本利交還我，」譚局長道，「你這樣冒險，一路辛苦運來，我當然要把本利還你，」自此譚局長把手槍向至好朋友中兜售，不到幾日工夫，把三百餘枝手槍，全給同寅轉讓去，王桂把收回本利一算，這一次去一趟上海，淨贏了五萬多塊，心上十分高興，便和譚局長商量，將這五萬資本，作為基金，向外面同寅召集五萬元，合資設一家轉運公司，專販運鹽和麵粉等，並且在這裏面，還可以挾帶別貨秘密販賣，譚局長非常贊成。過了兩天，譚局長又告訴玉桂道，「我已向幾位同寅接頭了，大家都願意加入，大家所認股份，大概有十萬左右，溢出原定五萬元，我想等明天，再請一回客，大家議定交股日期，即可舉辦，玉桂聽了，也自歡喜，到得次日，譚局長假在俱樂部請客，把附近一帶土娼，完全調到，大家高興一陣，譚局長喝得酩酊大醉，到夜裏十二點鐘，才行回來，玉桂滿心希望，譚局長今天請客，把大家認定股本總數報告給她，她計劃一切，「及至譚局長回家，嘔吐一陣，便睡到床上，玉桂喚他起來，脫下衣服，譚局長含含糊糊坐起，叫脫了一件大氅，又復躺下，一個蠢似水牛的笨重的身軀，橫壓棉被上，玉桂怕再轉動，又要嘔吐，便拿起那件大氅，替他蓋上，一看那大氅裏襟，已髒污了一大片，拿着手巾替他擦了一陣，只覺裏面衣袋鼓了一塊

似有什麼東西藏在裏面，玉桂不由伸手，向袋內取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封信，細細看了一遍，不由驚嚇得呆住，這封來信，是譚局長叔父寫的信內詳述譚局長的正室李氏，要攜帶兩個兒子，前來河南，經極力阻止，均不聽命，現只有急速來函阻止，信內可說河南匪氛不靖，不宜眷屬居住，或且可以把她阻住等語，玉桂看完，暗恨譚局長說話不老實，一向給他騙了，上他的當，現在處此情勢先要試探譚局長什麼口氣，他若不據實說出，便是存心騙我，我須另作打算等到他正室太太來時，這事就不好辦了，玉桂見譚局長橫躺在床上，一時無法上床，只坐在沙發上假寐，一直等到天色快亮，譚局長在床上，喊道，「有人嗎，給我倒杯水來，」玉桂驚醒，忙由暖水壺倒一杯熱水，遞給譚局長，譚局長接過杯子，道，「現在天色快亮，你還不上來安歇，昨晚酒喝太多了，實在對不住，」玉桂道「沒什麼，我在沙發上歇一歇，也是一樣，你再睡一會，酒就退了，」譚局長道，「我已經好了，你上來安歇，不要坐在椅上，閃了涼不好，」玉桂道，「上一刻我還聽你說夢話呢，」譚局長道，「我說了什麼，」玉桂道，「我也聽不明白，你只喊厚菴二叔，又說什麼不要叫他們來，我這裏不方便，」譚局長聽了，紫膛色的胖臉，漲得通紅，說道，「我說什麼，我一點不知道，」玉桂道，「你喊了多少次，厚菴二叔，這個厚菴二叔，有什麼事，和你交涉，你老家裏什麼人要來呢，」譚局長定一定神道「沒有什麼人，我是說夢話，你安歇吧，」說着把臉朝向床內

，不敢再看玉桂，玉桂知道他心中慚愧，不便再迫他，只微微笑道，「你有什麼事，不要瞞我，瞞我轉見不好，」譚局長道，「我爲什麼瞞你，說兩句夢話，你便這樣認真，」玉桂見譚局長說時，大有惱羞成怒神氣，心上十分不自在，一時不說什麼，賭氣仍在沙發上躺下，到了九點鐘，譚局長睡足起來，見玉桂仍在沙發假寐，向前搖一搖道，「你請上床安歇吧，今天午後，本局上司要來檢閱本局，我一時不得回來，須到晚上才能回來，玉桂微微睜開眼睛，把頭略點一點，仍復閉上，譚局長走後，玉桂急忙起來，將鐵櫃開起，把所存五萬元存摺，取了出來，一逕前往中國銀行，把存款提了四萬元，匯到北平，回來寫了一封信，留給譚局長，自己到車站，買了火車票，一逕前往北平去了，及至譚局長回來一看玉桂不在家，棹上留着一封信，拆開一看，信上只寥寥數字道，「聞君家眷將來，我爲避免嫌疑暫赴北平，存款五萬元，已提去四萬元，尙留一萬元，聊備不時之需，君如念我，將來往北平見我可也，玉桂上言，」譚局長看了，只嚇得目瞪口呆，搔頭頓足，想要馬上追到北平，又因奉到上司來文，不日總局長到各地開始檢查一切，譚局長不敢擅行離開職守，如此一耽擱下去，又是一個月，好不容易盼到本局檢閱之後，接着又開各分局會議，一連又忙了兩禮拜，譚局長才騰出工夫，到北平訪問，所苦玉桂一走之後，並未通一封信，至她所留的那封信，只說到北平找她，住在什麼地方，並未說明，譚局長到北平住仕花園飯店，一連訪問幾

天，毫無消息，後來記起玉桂曾說過在北平有一個關岳海住在方家胡同，是玉桂的親戚，玉桂所有戲劇，都是由他傳受的，玉桂此次回來北平，這姓關的，一定知道，我且向他打聽或可能知道，譚局長想定主意，一逕來到方家胡同，把名片投進，岳海恰值在家，一看譚局長的名片，不認得，命當差出來辭絕，譚局長却自己跳下車，對當差說道，「我來打聽，一位方小姐，她和你這裏是親戚，」當差進去回了，又出來說道，「我們老爺說，有一位方家親戚，現在已是許久沒有來往了，」譚局長見他們辭得決絕，無可如何，只得回去，在報紙上登一段啓事，尋覓玉桂，在飯店又候了一禮拜，仍無消息，譚局長到此，心灰意懶，假期已滿，打算再等兩日，實在沒有消息，只好先行回去，那天晚上，很無聊地，一個人由真光電影院，看完電影回來，躺在床上正要安歇，忽見茶房進來回道，「外面有一位姓崇，有要事，要見局長，」譚局長道，「什麼名字，有片子沒有，」茶房出去一會，進來回道，「據說沒有片子。他名學俊，和方小姐是親戚，」譚局長一聽是玉桂的親戚，一骨碌由床上直跳起來連說，「請，請，」自己便在屋內等候，茶房出去，把崇學俊引進來，譚局長一看，學俊滿面煙容，衣服襤褸，縮肩駝背，不成樣子，心中暗自納悶，這又是玉桂什麼人呢，學俊進來一鞠躬之後，向譚局長看了一眼，用手遮在嘴唇上，低低說道，「我看見報紙的廣告，譚先生要尋訪一位姓方女士，這位方女士是我的親戚，半個月前，我在中央飯店曾見過她一次

後來她就走了，譚局長很是失望道，「她到那裏去了，你知道嗎，」學俊道，「這個她沒說，因為第二次去找她時，據飯店裏人說他已經走了。」譚局長見她說了半天，仍不得要領，便有些不耐煩，學俊道，「譚先生要知細底，可到中央飯店問一問，或者能打聽出一些消息，」說着又微微一笑，向譚局長看了一眼，又道，「說起來，我們還是親戚呢，方女士的繼母，是我的姑母，我姑母近況很不好，」譚局長見說玉桂還有繼母，在北京，一時心內又有些希望，問道，「方女士這次回來，一定會回家裏，這位方老太是住在什麼地方，」學俊知道譚局長誤會他的意思，應道，「她就住在後門南鑼鼓巷，譚先生若是要見她，我可以引她前來，」譚局長道「不用，既然是方女士的繼母，我當然須去拜見，她是幾號門牌，」學俊道，「十八號，」譚局長道，「是了，我明天九點準到，」說完，也不留學俊坐下，轉身走到裏面去了，學俊討一個沒趣，訕訕退了出來，暗罵鄙吝鬼的壞蛋，老爺老遠跑來，給你送信，連一句感謝話也不說，老子難道就這末白跑一趟，也罷，等明天壞蛋到我家時，老子給他一手，看他還敢看不起人，不提學俊暗恨，自去布置一切。且說譚局長得到學俊報告，反覆想了一想，第二日獨自一人，僱輛人力車，來到南鑼鼓巷，找到十八號門牌，見門前牆壁破敗不堪，輕輕叩門進去，便見有一個女人，穿一身破舊衣服，出來開門，

康德八年六月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七月五日發行

所	必	翻	版
	究	印	
有			權

▲淪落艷跡▼ (全二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一〇八號

編輯人 曹鐵符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六段七三號

發行人 樹軒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一〇八號

發行所 廣藝書局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印刷人 董致榮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四號

印刷所 關東印書館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